# 尤菴集 四十

碑

泉谷宋公神道碑

崇禎丁酉九月日　上用筵臣贊善宋浚吉應教趙復陽議　贈故東萊府使宋象賢謚曰忠烈已又下教于忠清道觀察使李慶億曰予聞故忠臣宋象賢墓未有顯刻將無以表其義烈信示來世其官備石以書其事於是臣慶億承　命喜恐使恩津縣伐石于德恩山使沿江諸邑溯流以卸于墓下使清州牧監董刻事而以其文屬時烈撰次時烈辭謝不敢公之曾孫文炳文烇等繼又來速曰我祖不惟殺身

之忠其他文行蔚爲士林師法故東萊清州古阜等地先後俎豆之今茲書石之文多士亦須矣余惟此事但得比事屬詞記實去華而已又不繫於職司則又不必終辭也蓋當我　神宗皇帝萬曆年中倭酋秀吉弑其主通使於我末乃聲言欲犯　大明而東萊當賊初衝人視以死地公立朝正直爲時所惡乃於辛卯某月階通政爲其府使名以才選而非善意也翌年壬辰四月賊將平義智等大舉犯境十四日陷釜山十五日進薄府城初兵使李珏聞變來會見賊甚盛選悛將遁公責以大義要與死守珏不從竟跳去軍情大愕公慨然誓衆巡城備禦飛礮交集勢

如崩山公意氣安閑亟取朝服穿甲上上譙樓據胡床拱手端坐屹然如山嶽焉賊來逼有賊平調益者先是以好來得見於公嘗德公思報亟進前自公使避公不爲應調益又牽衣指城旁隙地則公已下床北向拜矣拜已致書于其父曰君臣義重父子恩輕遂遇害年四十二矣義智等相與嘖嘖歎服引賊之害公者戮之從行人申汝櫓及公妾金蟾皆從公死賊收公屍與蟾同瘞於東門外立木以表而爲詩以祭之自是譙樓之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滅賊益祗畏之後帥臣見賊將賊將具道公殉節事甚詳上聞之特命贈官旌門官其子而遣官賜祭乙未公

家人請於　朝願得返葬時賊尚據東徼　上下道
臣諭賊將家人得入賊尋屍而歸公在東萊以誠信
爲治吏民愛戴如父母及聞柩歸相率奔追皆攀號
不忍捨賊將義智以下亦下馬致敬焉年月日葬于
清州加布里丙向之原於是論節義者雖婦孺必曰
宋東萊云公生十歲悉通經史十五魁陞補試考官
驚異曰此秀才他日必大鳴於世者自是文詞脫口
必膾炙於人所與遊皆一時俊彦　隆慶庚午中進
士　萬曆丙子擢文科由承文院正字陞著作博士
薦授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出爲鏡城判官入司憲
府屢爲持平執義司諫院司諫以直去爲北道評事

銀溪道察訪白川郡守或爲忠勳府經歷戶禮工三曹正郎司宰軍資二監正再以質正官赴燕最後復以執義爲東萊府使公德量深厚言語簡重喜怒不形常沉潛經傳通貫子史而旁及兵家之流性至孝親在雖隆冬暑雨侍立終日不脫巾帶與弟象仁友愛甚至奉養孀姊恩禮尤備撫愛甥姪無異己子隣里感歎皆以爲不可及蓋其治家主於倫理之正而恩義甚篤故家人畏而愛之及通仕籍常恬靜自守而遇事不爲骫骳及其效節也從容整暇無異平日蓋其學之正養之深能魚素辨非一朝慷慨殺身者之比也公一妾李亦被掠全節賊以公而加敬焉後

付我人以歸李懷公彩纓歸獻於公夫人相持號哭
聞者悲之申文貞公欽爲記公事又爲金李申別立
傳噫三人者其感於所畜者乎一家節義何其多也
當公之除東萊也人皆來唁公考監察公毅然曰不
辭難臣職也死將焉避此可見公全歸之孝不在身
體而在於德也公字德求號泉谷磵山人上世有松
禮官至侍中爲麗氏名臣曾祖承殷忠佐衛副司猛
祖瑛進勇校尉考復興文科娶安東金氏嘉靖辛
亥正月八日生公公配星州李氏忠義衛熅之女承
旨文楗之孫生二男一女男長仁及文科正郎次孝
及進士女適縣監李昌源正郎一男曰根前察訪進

士一女適鄭復圭察訪四男文炳文烓文煃文燧二女適金澱金鋒公與沙溪文元公爲莫逆友始至萊寄詩以見志文元公時宰定山刻置官廨之壁上蓋信公之守死無疑也愼獨齋先生少嘗受學於公其推服之誠至老不衰其淵源因可槩見矣噫公早有抱負竟不試而身糜鋒鏑識者追恨於無窮然以一身而撑拄數百年綱常上與日星爭光下與山嶽并峙雖使公得行其所蘊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此難與俗人言也銘曰

林林萬生天各有畀其畀維何曰仁與義維欲易奪全之者鮮況魚熊掌取舍誰辨有翼宋公天賦挺特

孝友爲政在家而達立朝公忠席未嘗暖時方競騖
我舒而緩島夷耽視衆人心喪授我戎節所用非養
公來自西旌麾徐徐誠深信孚幺及豚魚凶黜倏至
衆潰如川公有赤忠砥柱屹然仁成義明實全其天
身扶人極氣磨穹蒼夷人敬伏藏惡潛藏好好驕人
赧湿彷徨西原之域加布之原一丘之閟萬世之安
加布之谷西原之域維樹在徑　聖主恩額課忠責
孝以詔千億凡厥生民視此穹石

果齋尹公神道碑

南原尹氏始自高麗廉察使威本朝觀察臨以清白
聞其曾孫時英文科牧使是生澄有才無年　贈領

議政其子又新文科知事　贈贊成龍陵君有學夙成作人甚多配柳氏婦道咸宜嘗得異夢以　嘉靖辛酉三月四日生公容姿絶異嘗啼聲甚急柳夫人急就抱持纔出戶而屋壁忽頹人皆異之稍長隨龍陵公任所端坐一室讀書竟晷中癸未文科由槐院出入翰林注書遂入玉堂爲正字轉至校理公自爲秀才時知俗學外有用力處及爲翰注又文藝贍敏思菴朴公栗谷先生歎曰眞新進中第一流也甚相推重凡有極選公未嘗不與焉其在　經席精白純一辨明義理　上常傾聽之朝家嘗患刑獄多滯除公該曹郎公平反剖決案無留牘猾吏斂手西崖柳

公曰才學固已知之吏事練達乃亦爾耶歷司諫院正言獻納司憲府持平擧劾無所避拜吏曹佐郎固辭以避權要時栗谷牛溪兩先生被詆誣公與同志極力伸辨用是廢退甚久趙重峰上疏曰李恒福洪麟祥尹其等一發賢琦是渾之論而衆口排擯云栗谷嘗言宗系受誣久未昭雪是使臣未得其人也丁亥極選以遣公爲書狀官上曰宗系每蒙朝廷許其改正而未見其昭載寶典今聞此書將成若蒙頒降明知昭雪之實則雖死何恨爾等勉之公既至禮部沈鯉見公呈文大加稱歎公復詣禮部乞賜寶典曰不得以此歸報寡君寧埋骨燕山

仍叩頭流血禮部郎以狀進奏　天子嘉之特命先諸國頒降命下天下皆以爲榮其　勑命曰陪臣等至誠懇請故今以徑賜　上聞大喜出郊迎勑勞賜甚厚曰此實由使臣血誠三韓倫紀從此復正蕭曹衛霍其功難比公歸道有馬主事維銘以詩賀公見公酬章且愛公風彩歎曰佳士佳士至是　上自和其詩且以命詞臣等曰使臣艱關萬里奉　寶典以來是箕疇復叙之日可使此詩泯沒耶公乞以賞資移老父　許之後四年遂　賜勳籍號輸忠翼謨修紀光國公策第三等然時事大變公益無當世意仍杜門謝客討論經史而已朝廷亦處以冗散間或右

敘而非善意也壬辰倭寇至李鎰爲諸將公友人爲其從事當行公謂鎰曰此人有老母無兄弟其義當免鎰遂以公代之時公爲司僕正兼帶三字衛矣公弟逿泣請曰兄何恤人之母而不念我父母公曰苟免非義也且備養父母有汝在爾時贊成公使未還公入辭母夫人母夫人泣訣曰汝捨我而往死地耶公慰解之且曰國家有急恩義不可俱全鎰進至尚州地陣于州北餽淵上校理朴篪亦在幕下賊衆猝迫之鎰跳去謂公曰徒死無益願公從我軍遂劒公曰將無以見　主上男兒爲國死職而已遂與朴公同死其四月二十五日甲寅也子衡甲尚幼弟逿徃

甑淵求公尸不得贊成公以遺衣冠用俗例葬于廣州龜川冷井里負震之原　上命贈職旌閭廩恤其家公諱暹字汝進賦性仁厚處心和易與人無畛域洞見底蘊肌膚玉雪精神瑩如水月出入朝端人皆目之又聰明絕人過眼輒記博覽羣書動慕古人故其踐履篤實志操堅確外物無所役其心常以誠禮事父母性又清曠俸祿之外無所營爲而二親便身之物無不畢給公退雖深夜必詣父母所與弟妹環繞娛侍既退則又兄弟同席未嘗相離又周恤宗黨盡其心力其在　經幄每以立聖志懋聖學親賢遠邪爲言常慷慨激昂自許以報國卒能臨亂從容不

苟生以害仁此豈無其本而然哉夫人原州元氏耘谷先生天錫之後郡守景諶女和順爲誼而莊重自持其孝養舅姑之誠公沒而尤至每忍痛舍寃不以戚容疚舅姑心舅姑常曰吾家佳婦也吾不恨吾兒之亡矣服闋後猶素服不肉不赴讌會　崇禎丙戌年八十六而以十月十三日殁墓在金浦林村贊成公兆側衡甲當昏朝時登第旋殁官止縣監子榮集皆文科歷颺清顯榮丙子之變殉節於南陽官次贈參判集嘗力言尊周之義丁丑至瀋陽不屈而死贈副提學梁亦行誼卓異　贈掌令女爲士人權堡妻參判男以明縣監副學男以宣縣監以徵參奉以

靖夭死女適修撰尹昕掌令男以健以性皆有文行以世其家二女適趙得亶韓碩佐公嘗以果名其齋豈慕李公晦之學耶盖公晦開濶寛緩自是寡過之人故朱夫子教以縝密敬謹又教以擇善固執順性養氣堅硬痛快等工夫至於殺身成仁韓信背水陣都亡了反顧之心扶起此心來閙等語皆所聞於夫子者故卒乃得夫子一體之果而自號焉豈公天姿亦近於公晦故能以公晦之用力者自用其力而其所樹立者乃如此耶使公而摳衣於武夷考亭之間則其所成就者盖不可量也士之生晚而地遐也可慨也已嗚呼公美於德而朝廷録其功公備於行而

世人美其才公深於學而朋友稱其文皆不足以知公也惟其後承能趾其美以樹世教於無窮而　孝宗大王嘗曰兩世三人皆死於節豈不貴乎斯可謂知臣莫如君也公所著詩文散逸殆盡獨燕路酬唱數篇合於兩孫遺稿名曰三節云銘曰

晦菴門人贊其師德萬善之中果乃其一懿哉龍陽以是自勉既得於心惟實其踐其在于家孝友純篤逮其事　君又竭其力　璿系在誣神人羞辱公控天朝效秦庭哭　帝眷其忠明賜寶冊寶冊煌煌僞嶲斯滌周棄殷契世之不顯　宗靈鼓舞朝紳踴抃上錄其庸錫以鐵券先是大賢蒙難跋扈陰陽戰野

玄黃以類公遂低徊斂手退避　上庸新功衆尋舊訛島夷搆亂公從戎幕戎師動勤遁如駭鹿要我與同謂死無益公曰熊魚取捨之間當取而捨狗彘而冠白刃如麻不動如山造次之際我仁則成卒如喬岳昭如日星果哉龍陽沛然莫禦不有素養其能如許後人濟美益有耿光或殺其身彝則孔章或明大義存萬世防孰深其源而不流長三節之貴　聖謨洋洋我銘其碑以詔無疆

判書李公神道碑

江都丁丑之變其死義著白可與日月爭光者故金文忠公李忠肅公沈都正李太常宋太僕若而人也

忠肅公時以散班寓在城外十里地聞事急子弟請曰　大朝安全父於分司且無職守徒死於此何益公不可曰　廟社在此去將安之遂處置家事既已則遂馳走入城哭於　廟社與諸公皆死是正月二十六日也夫使理窮勢迫事已無奈何而定計於鮮者猶爲難矣況公有可生之路而無必死之義然且勇於捨取無所顧慮之心尤豈非卓卓然無愧古人者乎　仁祖大王下教褒嘉旌閭易名贈官左議政京外章甫立祠於城中與文忠諸公豚享焉今使有君臣父子之倫者知忠義之可尚而偷懦之可耻者而誰之功哉蓋是數君子者天爲生之而生不能

扶一世故死而能殲百世之人其亦偉矣哉公諱尚吉字士祐星州人高祖紹元文科刑曹佐郎曾祖有蕃典獄署參奉祖碩明郡守考喜善童蒙教官自參奉以下以公推　恩皆有　贈職上祖忽言佐麗祖有功以將軍開號於星世遂爲星人五代祖約東有大名官知樞謚平靖姚昌原丁氏都事煥女以　嘉靖丙辰十二月三日生公公厲志爲學年弱冠選上舍三十中第第二名例拜諸司直長歷司憲府監察戶兵刑三曹佐郎司僕寺主簿再爲司諫院正言兼知製　教春秋館記事官又由戶曹佐郎黜爲高山道察訪則是　萬曆辛卯也先時鄭汝立謀逆族夷

以飛語獄事延及崔永慶公以正言同僚議啓請
鞫治竟致瘐死其黨以是爲機阱以擠陷一番人以
故公坐斥尤甚壬辰　宣廟西幸有內附之議公以
禮曹正郎請對力言其非計請移　蹕北關以圖興
復於是　中殿先向北路　上特命公從衛已而廟
議以公熟諳關東形便使從其觀察使事以調兵糧
俄聞教官公遇賊被害時賊兵充斥公舍命奔喪則
教官公寓殯金化地而大夫人已向南鄉矣公晝夜
號擗不離殯側翌年歸葬奉大夫人守制于全羅之
南原服除以兵曹正郎爲益山郡守公盡心奉職前
後奉使者皆舉實狀于　朝有　旨陞敘爲禮賓寺

副正仍守郡職如故丁酉倭奴再逞公領郡兵從戰南原時搶攘之中兵將不相維係而公所部終無一人逃散者　天將劉綎歎服以爲難及體察使李公德馨請移公尹全州以奠南服不報未幾竟移牧光州以治行第一陞通政壬寅鄭仁弘追論永慶事自牛溪先生以下皆被誣罔公自任所編配豐川公在謫六年無幾微見乎色既蒙　宥叙爲淮陽府使歷一期遭內艱公時年已五十而執喪彌謹後爲安州牧使戶曹參議仁弘又使其徒彈去之公自是退處于國東門之外蘆原白沙李公恒福亦罷相郊居公杖屨相從懽然若塤篪也時光海政亂凶徒勢張或

有以利害微撼公者公輒歷曰人之榮悴自有分定難容人力吾寧枯死不忍捨所守以合汚也丁巳充賀至使朝　京公嚴束一行使不敢駔儈華人稱之戊午遼薊爲建奴所破　王人毛文龍率遼民入居我境之椵島公承　命轉粟以濟之　仁穆王后時幽閉在西宮矣公自西歸以分承旨常直守不勝悲憤隱痛常掩泣不能已每遞直則直歸廬原唯以力田訓子爲事光海特以公爲龍川府使府在龍灣上與毛營聲勢相接建奴一日直擣府城意在毛營矣公新到無備又當夜台卒乃草　啓報知于　朝募得死士五百人爲死戰計且令別將設伏麟山以要

歸路會賊從黃土嶺撤還公鳴金追躡盡得其所棄
牛馬器機毛將遺帖稱賀公時爲政未久而府人愛
戴賊將初至求公不得則執軍民拔劍擬頸脅問公
所在而相與抵諱終始不言不然則危矣翌年遞歸
府之農民學徒武士各立石以頌之時彝倫斁塞公
不樂於京輦遂歸南原爲終老計癸亥　仁祖卽位
卽拜承旨兵曹參議旣赴　闕則朝議以公舊得毛
將懽特加嘉善階差毛儐毛將始未知　眞主反正
及見公羣疑洞釋毛將亟以實狀馳奏　天朝　聖
上封典之寔實有賴焉公始以知樞來有　旨攝工
曹判書因　賜貂綵以褒之關西缺方伯廷議以爲

西任無出公右者遂仍以授之　命除朝辭甲子副元帥李适與巡邊使韓明璉叛直向京城公時在鐵山即率手下兵校追躡之且令諸邑守宰各率所部來會又草檄諭賊以逆順賊衆氣沮逃散者甚多元帥張晩勸公毋前且留本道以鎮人心公不聽策馬先驅至黃州則賊勢益張又官軍所在奔敗公灑泣誓衆將決死一戰會有　旨令還本道公不得已以兵屬元帥退還平壤戮殺賊孥之在界內者俄有東來說甚惡公會僚屬曰吾儕今日只有一死以樹臣節而已然毛將將十萬師在我境若效秦庭之哭幸而見哀則賊首可梟大讐可雪不成而死未晚也叅

佐莫有應者公遂慨然馳赴毛營到順安聞三賊就
滅遂止以勞進嘉義秩滿還朝 上賜對勞問廷議
欲仍授前任公辭以老病乃貳慶支兼摠管忽有邊
報毛兵將動 上使公往察其情形公聞 命卽行
了無怖色旣至毛將權迎款語危疑遂定丁卯建奴
東搶 上幸江都特留公船稟于 行在公倉卒受
命奔走竭力時虛警數起而公堅坐不動有一郎官
捐官米買船逃去後被重究意公發其事衛之次骨
而其人甚有權力故公坐枳仕道然公未嘗爲和解
取容之計虜使至 行在 上勉副要盟公以雲劍
入 侍退謂其子曰今日 主辱至此生不如死因

涕泣如雨事定復往毛營以銷疑阻之端　上嘉其
盡心周旋又　賜廐馬慰寵之由禮曹參判求外尹
全州盖公自以受　國厚恩在內只隨行逐隊而已
故欲自效於吏事也公爲治不以衰老而少倦　御
史褒啓未幾因事罷遞叙拜中樞參貳禮兵曹再爲
大司諫歷漢城左右尹爲大司憲公感激　知遇在
兩司舉劾不避權貴亦不饒所親公議倚以爲重乙
亥公年滿八十用　筵臣請陞秩資憲拜工曹判書
參耆英會冬　中殿上賓公陪進　梓宮匠事有欠
闕對吏因罷遞丙子虜騎猝至公陪　廟社主先往
江都　大駕自京城南門回　蹕入南漢城公至江

都凡四十日而城破公退自　廟社入室巖以袴緊自縊賊又從後射之長男坰時把守津口尋尸以歸以其年四月葬于楊州佛巖西麓之先兆夫人李氏籍慶州判官愷亂之女凡三男其二夭坰登第爲參判側出堪埴堪生員女適生員李安邦參判生志遠直長志遜進士女適正申浣內外曾玄摠若干人公天性寬和而內實剛介待物甚恕而持己則嚴少時貧無以養遂勤學以立揚則祿不逮親矣公常痛恨之思以有施于同氣與弟參知尚伋同居共爨未嘗分異參知公既顯則爲築室于傍朝夕相對宗族雖疎遠苟賢則汲引成就之其貧者則撫恤如不及故

所在親族皆家歸焉立朝五十年清白一節終始無玷不喜紛華每遇酒場喧譁處則必逡巡引避當事不擇利害爲趍捨計當廢朝時威武以驅之爵祿以誘之雖自謂矯矯者無不失脚而公不懾不荏能保其素守不如是安能終就此大節哉寂其　王人之羈旅者末也頗爲西氓疾雖薦紳之士無不應且憎而公以爲　天子吏也以誠以信終始不渝故　王人亦相敬服每過龍川見公碑版必下馬焉公之萬折必東之心盖自平素而然矣然則倉卒殉節非出於一朝之慷慨者明矣嗚呼尤可尚也余早蒙公知獎仰服醇德久矣丙子夏虜人僭帝　朝廷舉義斥

絶虜使遁還中外洶懼余拜公於江舍公歎曰吾老且無官非不知遠去而時事至此臣子有見危授命之義矣以故徘徊郊坰而不忍去也余又竊歎公眷戀　王室之忠也今者叅判公猥託以墓碑之文嗚呼余義不敢辭略叙顛末而不敢以一言贅者公自不朽故也銘曰

猗歟忠肅質醇氣厖其執則剛古人有言以絮裹鐵公是宜當　宣祖播遷公時眇然感憤慨慷求對敭言捐國內附此筭非長宜撫我民宜募我兵以復我疆廢朝讐　毋公直　西宮屢泚其眶西方有事龍灣最棘公任保障　王人寄我勢成唇齒虜背如芒

潛師來襲乘我不戒軍士助勦畏爲公死公授以略以追其亡　聖主改玉公伯于西仁風扇敫逆竪披猖我奮其忠或顚或僵　上眷其拳處以亞卿　寵異尋常丁卯之春　國有深耻枝血以裳　王人疑怒公往敷誠弧脫其張乃紓　隆恩曰有奔奏晉錫之康屢長兩司不憚權貴挈持維綱遂躋正卿以領起部勞猶未償丙丁大艱　宗社西遷人謂金湯人謀不臧一朝淪陷衆驅如羊公天自外哭于　廟社聲徹穹蒼遂捐其軀義就仁成天賦不爽皎爲日星潔爲霜雪在古誰尤　聖朝旌閭邦人立祠巨扁煌煌世教以明大防以賴不顯其光後承伐石我作銘

章昭际茫茫

豐川府使贈兵曹叅判朴公神道碑

我 孝宗大王某年月日禮曹判書李公厚源啓曰
盖當甲子逆适之變豐川府使臣朴榮臣以孤軍羸
卒禦賊于平山之岐灘諸將望賊先遁猪灘守將亦
走匿巖穴間榮臣獨受大敵如山壓卵官軍爲其所
擠皆入江水榮臣獨倚岸射賊賊死不可勝數及矢
盡弓折遂爲所擒适素知榮臣勇力喜其生得誘與
同事其說萬端榮臣輒瞋目罵曰何不速殺我我終
不爲汝用适猶不加害賊將李守白曰此人著節昏
朝素號剛直終不爲吾用不殺恐有後悔遂拔劍擊

之比死罵不絕口雖賊衆莫不義而壯之其時死事之臣如李重老某某家皆蒙　褒異之典榮臣當初雖　贈叅議官而其賞未塞請加旌表　上下其事時大臣某某皆曰該曹啓是請如其章　上允之遂以忠臣刻揭於其門而加　贈兵曹叅判公字仁輔密陽人密陽之朴出自新羅考宗男登武科爲兵曹叅議承政院承旨卒　贈叅判祖虎副司果叅判公娶郡守李世後女生公於　萬曆戊寅十二月三日外順內剛自少有不可奪之節親病嘗斷指進血雄勇與金將軍應河相埻登乙巳武舉由宣傳官出監熊川縣時當寇亂之後盡心勞來閭里完復道

臣竊聞光海朝仕路賄成公每咄嗟而若涊焉及
母后幽閉常大言扼腕不復忌諱時賊臣韓希吉之
子認得郡辭朝其徒會餞而邀公公辭以無馬則又
送馬固請公不得已赴之時大君璦　母后所誕也
光海欲因殺於海島以賊臣鄭抗等守島認等爭言
其得人公奮言曰爲此不忍爲之事其如後史何認
等言於爾瞻告于光海竄公于渭原姦黨又言朴某
壯士也今處近虜邊城恐其生變遂移珍島人皆代
怖而公十年炎瘴恬然自適癸亥　仁廟反正公誤
聞光海殺死痛泣不已人或笑之公曰昔嘗臣事安
得不然聞者義之以五衛將　召還尋拜慶源府使

上疏曰臣父某嘗録光海時扈從勳臣之資級亦因此而得今父勳既罷則臣亦當還資級且臣與老十年相離今不忍旋復遠離兩日已迫願得終養上使授近邑得淮陽　上猶以爲遠故得拜豐川豐海邑日以鱗介爲養及适兵衝突莫有嬰其鋒者又道臣蒼黃失措不以公分隸戰陣公往見道臣慷慨揮涕願得效死道臣使守岐灘既而道臣欲與同守山城促還甚急蓋知公忠勇可仗也公以爲棄灘不守使賊直向京城義不敢出不聽翌朝竟得殉節是二月初六日也四月十八日葬于楊州治東馬山洞先兆适自岐灘直入京城爲官軍所敗守白斬之以

獻　朝廷貸守白死公四子之屏之垣之蕃之墉與
李重老之子文雄文偉等誓不共天某年竟斬守白
以報讐　上略施擅殺之罰公配李氏廣南君光岳
女遁村先生集之後灘叟先生延慶之孫男長官奉
事次僉使次縣令季兵使女壻郡守李文柱側出之
閫孫男燧熺燂煥奉事出一女爲邊聖佑妻熺爲僉
使後炫縣令出三女爲金世聲姜碩龜黃璐妻之墉
一女爲李稐妻郡守男詡翿翽翩翽武科五女爲監
司黃儁耇縣監沈若溟縣監李鼎基進士趙奎祥別
坐黃信龜妻之閫有一男曰燦內外曾玄若干盖惟
仁義之心根於天性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

臣凡在人類之中者孰無是心夫有是心故所在致死之道自不能已矣然利害死生之際其不隕穫顧慮失其當然之則者鮮矣惟公自光海朝不懾於凶焰毒螫直言慷慨卒投炎瘴之地十年幽囚困阨備至而不悔不挫以至 眞主御世又辭尊居卑以盡反哺之誠及夫大賊射天 君父蒙塵則又不勝其忠憤不計衆寡奮發直前以至身糜首碎而勇氣彌厲遂全其天賦之性此非知之明守之固安能及此哉然亦豈非 祖宗化育栽培之功哉 朝家崇報之典初甚鹵莽幸而賢卿 聖主褒顯增崇以爲世敎之重公之榮耀又將與山岳齊並矣且其諸子克

類奮不顧身手刃讐賊孝義炳然公眞有子矣　聖祖之屈法伸義亦豈非風化之大助也長孫燧勇健骯髒不墜家聲云銘曰

休哉朴公天賦之懿在家而孝親瘠割指昏朝正言忤姦投畀十年海島九死不惴　聖主改玉亟膺召致佩符西陲猝値大亂衆潰如川或如鳥竄公賈其勇一死是辨捨生取義身毀仁成彼髯婦徒能不顏駢陣雲朝結灘聲夜咽寔公餘憤欝以不滅山岳斯屹江流不絶惟公壯節與之無極

石灘李公神道碑

石忠先生李公諱愼儀字景則全義人盖當光海朝

姦臣執命幽廢　母后天理斁絕時則有若李文忠
恒福鄭大諫弘翼金大憲德諴諸公犯斧鉞極言無
諱流竄荒裔九死而不悔以扶植人紀　國家賴以
不亡其功可謂盛矣若石灘李公以蔭調仕於朝在
諸公中官最冗顧念受　恩兩朝分義至重今者人
倫晦蝕　宗社垂亡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不敢愛
惜身命以負致身之聖訓遂奮筆獻議凡四百餘言
大略發明天理人心之所同然而願主上體大舜之
心行大舜之道則天人喜悅此實　國家生民之福
也時子弟親戚涕泣更諫願爲百口計公怫然曰豈
可負吾所學而自就不灘之地乎於是兇徒李國光

河仁俊閔藻等交章請置重辟翌年戊午三司合啓請逐竄光海主猶以爲輕怒責言者遂安置而椉棘于會寧蓋極北絕塞也公怡然就道是秋有北虜警公謂問者曰虜若薄城與其坐而受縛不如出而乘障殺賊報國賊退則還入圍籬中矣然亦須待朝命也已而邊遽日急悉移罪人于南徼公移興陽久後椉棘朽破無復痕跡而公足不踰界限癸亥反正大妃復位羣兇伏法　仁祖大王擢公爲刑曹參議未幾特加嘉善拜判決事兼　經筵特進官嘗進言曰當此　更化之日所急者收用賢才慰悅民心伏願以古昔聖王爲法以臻至治也無何引年乞致仕

不許有忌公者謀除公外職銓長不冝曰此人一世名儒人望所屬又方出入經席外補非所宜也竟出爲光州牧使甲子逆适反大駕南巡公病不能從戎遂遞乙丑復爲判決事丙寅陞刑曹叅判丁卯虜入寇上幸江都公扈駕渡江疾甚留仁川轉至水原七月十六日歿于馬井里寓舍得年七十七九月葬于高陽元堂里巽向之原己巳上遣官致祭公鼻祖曰高麗太師棹其後爲東方大姓高祖宏植縣監曾祖益禧副正祖侃有文而早世考元孫叅議知製教妣李氏恭靖大王玄孫自縣監以下皆贈顯官配李氏籍慶州承訓郎應龍女溫雅閑

靜宗族稱之先公歿而祔焉男貞吉宣務郎安吉監
役女壻洪棨朴昱皆無育側出男曰俊吉宣務子護
韶韶女適水使趙猷監役一子二女護生雲榑韶生
雲橚雲梓韶生雲栢雲植雲榼雲樞今 上甲子贈
公吏曹判書謚文貞公四歲而孤十歲而母夫人又
沒執喪能不違禮敬事伯兄撫愛穉弟甫成童篤好
經書通曉奧義稍長聞閔杏村純學有淵源漚衣受
業餘二十年嚴立課程刻厲工夫以心經近思録爲
入學路逕持己則以居處恭執事敬整容儀察辭氣
爲要故其平居儼然端莊出入起居動必中節嘗搆
書室於高陽石灘雜植松卉游泳其間仍以自號焉

人或勉以舉業則必顰蹙曰早失怙恃雖或登科誰爲榮也　朝廷以六行選士諸議以爲李某篤志力行卓然有守之人也今若除目太重必不能安故再除叅奉職猶皆不就杏村曰君世祿臣也不可不一謝　恩命遂黽勉應薦例遷奉事以微事對簿壬辰倭奴入寇　駕幸龍灣八路殘破公收聚鄉兵三百餘人勦賊有功　行朝拜直長倡義使金千鎰馳啓其誠節陞主簿　大駕還都遷工刑曹佐郎時稷山有黃池警特以公爲縣監以鎮之甲午錄討倭功拜軍資監僉正仍陞本監正使泣縣如故觀察使李公廷馨稟聞其治績會李夢鶴反逆連陷州郡勢成土

崩公聞之約鄰郡領兵八千會兵使于溫陽軍聲遂振俄而賊敗潰丁酉倭奴再逞　天將解總兵生敗績自南原移駐稷山與賊交鋒時一境空虛公只率一官奴接待　天兵事無闕遺監司金信元尹敬立前後稟啓天將亦以接待之誠陳於　上以故特加正資公解歸纔五六日大臣責該曹不即用公自是爲古阜郡守平市令槐山郡守廣州牧使南原府使洪安海三州牧使或辭遞或未赴或未久而遞十六年間相繼褒　啓者御史李好義金鳴一成晉善崔起南李棫監司柳根崔東立尹暄或言其清愼慈祥或言其秋毫不犯或言其吏畏民懷或言其持身廉

謹使民便易蓋衆善俱歸而　賞典隨下矣甲寅入爲僉樞辭病家食蓋其時姦臣煽禍　毋后家庚滅殆盡而越五年戊午則公北遷歲也公氣宇俊偉器度恢弘律己清素處事精明常心遊物表沖澹無累仕宦非素志也及從事儒賢惟以反躬務實爲本當明廟喪年十六歎曰吾早孤不得執親之喪天地間一罪人也君親一體今可自盡於方喪遂居戚以情平居溫然不露聲色而至臨事處義則有確然不可奪之操文元公金先生最相親愛每稱其師友淵源之正雖其所施只見於民社之間而終能以一身任綱常之重遂與李文忠諸賢同條而共貫以垂世教

於無窮則抑可謂小屈而大伸矣余先君子睡翁公
諱甲祚同時樹節余每追念當時事未嘗不太息流
涕今於公墓道文字極知神思衰落不足以形容萬
一而顧念今日世道大變節義風聲顯被沮抑正如
嚴冬盛寒陽道眇綿如公所立尤不可以不著故略
叙如右云銘曰

氣質用小學問功大嗟惟石灘志豪勇邁早自得師
讀聖賢書畏彝物則服習無餘逢時局極取捨熊魚
人皆怯怯公獨如如北漠南荒若劉銀山天日重明
登俊誅姦拔自幽囚鳳儀朝端陳謨　上前帝王之
則時方嚮用奄罹日昃元堂之里欝然宰木有來千

秋行者必式

大司憲金公神道碑

崇禎皇帝九年丙子故大司憲金公諱德誠字景華年七十五以十二月初十日卒後二十七年其子修撰鬲孫獻納禹錫以墓碑之文見屬嗚呼世道衰微正氣亡矣闡揚遺烈以相茲役顧懼不獲其何敢辭謹按公商山人遠祖需以甫尹相麗氏有名其後鎰官贊成事錄左代言代言三子曰得培得齊先致皆以儒爲將世稱三元卽其季封洛城君葬在尚州開元洞洛城生護軍承富其配全州柳氏旣寡從一子自尚移白川柳氏墓今在白之花山原世仍不振公

兄弟既貴追　贈曾祖諱衡通禮祖諱長琇承旨考諱洪吏曹參判參判公有弟曰監察君澤以文章名世　明廟乙巳士禍甚酷雖嘗以貢育自許者莫敢以爲言君首以布衣獨上昭雪之疏物論偉之自是士類略吐口氣登第被玉堂選未及顯用而沒公與伯氏德謙從而受學焉公自以早孤益自力於文藝年二十六發解三場或居上游翌年成進士又翌年擢大科大爲故李文忠公恒福所知壬辰倭寇深公奉母夫人避兵海西地仍往說李公廷馣城守延安公主餽餉爲從事後李公大鑿城外賊以得儅公時以母夫人遘癘弃救在海州故不得與焉入　行朝

拜禮工曹佐郎兼備局郎已而用薦爲查功都廳公以正不阿絕不有顏面一時交口稱之自宣川郡守入爲戶曹正郎以大臣言差受分曹事專給天兵于江華事竣由直講拜淸風郡守旣遞爲諸司正又爲端川郡守及爲成川則朝廷特爲公破舊格使奉母夫人以往以事數月而罷旣叙復正諸司或爲僉正未幾除長湍府使直指使褒其淸白　上嘉賜品服焉李文忠公爲體使爲言安州　國家重地方今事務尤急金某公廉勤敏舉朝無比雖方擬淸選姑可使之公時纔自直講移司藝遂自司藝而出直指使又以治行第一上聞旣歸丁憂喪除除輸城察訪人

或勸以辭疾無往公曰親在連典善地榮養極矣今日始授逺惡圖免便私是無義也明年丁巳內遷以軍資監移正軍嘗寺則光海將廢 毋妃下朝廷以議矣李文忠公鄭公弘翼極言不可據經證禮大義炳然公曰二公之言卽吾意也吾不必釐床也遂書紙以進曰臣一片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公遂與二公者安置極邊公初配南海以非絶塞卽移明川又以其稍近內地徙置穩城已而虜警起北邊兒黨諉以罪人將與虜通遂自穩城南遷之泗川越五年癸亥卽 仁祖大王之元年也 毋妃復位彝倫再明公首膺 新命爲執義以親嫌避遞 上

特命還拜已而超陞通政歷禮兵刑工四曹參議承
政院承旨嘗奉　命西儐　王人畢使而還時　上
命給大主屋材以增其第又　命復金公諒官資公
諒自　宣廟朝倚託椒房甚張威福公在政院皆格
不奉行又言慶德宮奢麗無度廢朝所以亡者不宜
即安其樂也　上始焉嘉納後漸不能堪嚴旨以責
久後鄭公曄訟公於　上曰孤忠直節一言忤　旨
既四閱歲始拜吏曹參議副提學大司諫先是公爲
大司成講劘甚勤每朔望焚香必齋宿館下諸生亦
不敢後其斷斷之習亦少變焉養士之財舊爲姦猾
隱沒公一皆收整又儒巾曾附廢母之議者復各夤

緣睽徑漸齒靑衿公上疏以爲如此則淑慝無辨矣
上嘉奬焉丁卯有虜寇公爲號召使事定出守驪州
時虜使至時議將待以待　詔使者公移至州公請
辭有蹈海之語遂投紱以歸復由西樞除春川府使
未久亦自免乙亥　惠穆兩陵壞適與　元廟祔禮
相値公上疏請退行祔禮丙子大臣承　命論薦朝
臣之淸白者以公及淸陰金文正數公者應　命特
加公嘉善拜大司憲公力辭而　上眷愈隆然未幾
公已病矣公性至孝母夫人年旣高則未嘗解衣而
寢一夜承候不止八九至奉養凡百身不自執則心
不能安及喪依禮逐哭而與伯氏相替守墓年至七

十猶不廢哀省子弟賀生朝則止之曰孤露之餘只增悲感爾同氣之間弟友甚篤伯氏耆艾事之一如溫公之於伯康没而未葬身不離殯側子弟交諫皆揮退不聽長姊亡亦素食以盡月數館畜嫠孤恩義備至尤謹於方喪不有　命則不肉既七十而猶然也歷典七邑其人皆服其冰檗必篆石以頌之所至必徐究利病而因革之未嘗輒變故初故不擾而弊祛將歸不以一物自隨家人或以爲言則輒怒叱之以故平生衣不過紵食不過菜羹所居頹弊凝塵滿室亦不掃去曰身心上糞穢尚多矣常曰人血氣既衰則例變素守前後若兩人者多矣又人以微細

而不謹則終成大累故吾於晚節愈不敢放過也廢
朝盛治宮室人爭取崖利公獨不肯曰寧飢死何忍
以此自營其被謫也跋報南北至於三次兒黨實故
以試命而公氣益堅悍無少挫沮其移配也金吾郎
遽至人以爲有後命奴僕號泣公夷然自治作伯氏
書與訣進食如常泗川時家屬隨至公不許相近曰
棘籬亦王獄也豈可與妻子同處逮其遭遇　聖明
益勵忠節雖屢忤　上意上亦嘗以立節昏朝扶植
綱常意獎之遇事必據經義言輒有物當　惠穆二
陵之變率皆捄諱遷就恐妨　祔禮雖前日所謂名
公猶且同聲和附公慨然以爲防墓雨崩孔子泫然

流涕新宮火而三日哭則春秋美其得禮今玆二
陵之壞借曰因雨亦當哭泣之不暇　先王妥鬼之
宮未及修復而奉　神之廟登歌舞佾其可安於孝
思乎始虜人之僭號來脅也廷議不知所出公又上
疏言天王未命之號鄰國稱之則春秋討之以黨惡
今我書稱彼國號已犯春秋之義矣蠢玆蛇豕食我
皇土黃屋左纛不可共一天也今絶爲夏不絶則爲
夷夷夏之分只在一着也　宣祖大王畏天事大定
志養氣及其塞乎天地則　中國如一家四境如一
身終至　天兵建旌克復　邦家伏願　殿下立至
大至剛之表以爲百官萬民之倡則自反皆縮千萬

人吾往矣嗚呼公之正氣可謂上磨蒼穹而不泯矣
蓋於昏朝立懂自守者多矣逮及　明時能不變塞
者亦有之矣至其大敵傍徨亡在朝夕則無不愕眙
悔其前日之言而公終始如一至死彌厲亞聖所謂
不能移而淫而屈者公庶幾焉不有持養之功烏能
與此哉公每論古人爲學之要必以主敬爲本故有
不欺之實堅定之力嘗於獨處遇詹男之事而能守
倉卒值涪舟之危而不懼其操持於內者如此則其
見於事爲者無怍其正大光明卓然而不可及也公
疾革屏婦人東首獨語曰　國事無可爲者欲草遺
疏而不能只戒子弟以治心愛物之道既沒四日而

虜騎已薄西郊家人舁機藁葬于西江時虜人蟻屯累月新舊冢墓無不被掐而獨公柩得免人以爲忠義之報歲庚子再遷兆宅窆于積城治南郡芳谷午向之原始　上聞公訃悼甚後追賜賻祭之禮以子從勳　贈吏曹判書　孝宗大王朝筵臣建白金某尚無受名將無以勸忠遂　賜謚忠貞夫人慶州李氏別提元誠女公處家居官夫人助其廉孝媲德五十年終始無所違長男卽修撰娶延平府院君李貴女生獻納及女三人士人安斗極直長李曾賢士人沈思滉其壻也次男嚮縣令娶判官柳思璟女生男圭錫命錫二女適士人鄭洛成重五內外曾玄若干

人公平生喜看宋朝諸賢事故公之所行多從此出來其麤糲短褐師范忠宣萬馬並驟而能駐足效王左丞甘與師友同其死生慕尹舍人七年南北志氣不衰不懾後命進食自如一符於劉忠定此則皆公之自爲而至於衣履之藏無恙於寇戎之叢者又不異於范唐鑒豈公又能於天者耶世之讀宋人言行者多矣徒讀而不能行或行而不以誠故不能彷彿於萬一若公者可謂能讀而能行矣其爲 聖朝之名臣也宜哉銘曰

金世商顏中間幾微由公叔父既極復飛飛不盡翰
緊天不定公從受學乃文乃行乃籍文譜內外俱宜

不爲趨捨于險于夷時當昏亂曰　母可警有我同
德既告我猷既曰同之罪豈殊科奸兇類齡厥卒涕
沱虐雪瘴烟既南旋北鐵肝石腸髭髮猶昔及陘
昌辰旌召斯亟公來自南爛如儀鳳一馬徐遲萬人
環擁在昏猶犯矧我堯天匪躬蹇蹇無黨平平庶竭
深誠臣　主俱榮　主豈不聖事有難平甫壞　先
陵樂奏　清廟公歎曰咨盍稽於古防墓之崩孔聖
斯泣宣宮之火三日魯哭公以此言在庭咸恧俄有
大敵要我難從小大鳧鶃勢成旋蓬公奮曰唉茲又
可許地義天經疇可首鼠荆楚僭王東魯與盟聖人
是恥諱不書經公說此義大法克明我則既言則就

于冥靖康危辱不累元城始終名節愈潔愈貞豈公正直神保是聽我觀其世其世多賢雖則多賢莫與公肩惟公與歸惟宋之良我篆阡碑用示無殭

## 錦山君神道碑

康靖大王第九子益陽君諱懷生荒壤正諱壽麟其子曰青原都正諱侃娶光州金氏其考郡守麟士以隆慶四年生公諱誠胤字景實年十五例授錦山守二十三值倭奴之亂青原泣曰　王室在難　主上播越吾以宗臣病不得從衛汝二子行矣公退謂其兄曰大人有疾兄弟不可俱往我只應單行遂泣辭追及　上於西郊翌日路上聞　廟社主埋安路次公

駐馬痛哭曰吾將叩馬爭之不得則退守埋安處死不忍去也　國家當與存亡豈有獨以國遷之理乎同列或止之至有大恃者公聲益厲大臣聞知之使謝公以公意啓　上上瞿然亟遣重臣還奉　二主及宗器以行俄而光海以世子奉　廟社分朝特除公宣傳官以自從記前事也賊急復因公力爭　廟社終免遺置時公年甚少其辨義守正如此已而聞青原病劇辭退遇賊幾見獲既尋到父母所在則青原已歿草殯山中而母兄避賊遠去矣賊退始得返葬　宣廟賓天公守　魂殿因陞都正光海錄分朝扈從功封公爲二品君未幾光海政亂信任賊臣既

殺同氣及國舅　毋后將朝夕廢矣公痛念家國必
亡率同志宗班十八人上疏言爾瞻奸回邪毒黨與
已成太阿倒持　宗國將覆恐有王莽之禍光海怒
甚三司並請重究光海知公實主其論而文與筆皆
出公手故竄黜疏頭龜川君睟而公則安置南海加
栲棘餘皆削職公自在京席藁涕泣者已累月至是
憂憤疾益甚以　萬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年
五十一而歿道臣狀聞命復官爵官庀終事越三年
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特遣禮官致祭官其子朝議
以公勳名係昏朝恩追褫之後完平李公元翼以公
倉卒功在　廟社非干廢朝事　上命復之有司難

於別立勳名欲附靖　社而議久不決竟至沉　命
上猶念公不已其所受田結奴婢則特　命仍給復
加嘉德階令　上戊申用筵臣言加　贈與祿謚忠
貞公自少喜讀書其詩文清切筆法慕鍾王又射藝
絶人雖屬尊親懿而淡若儒素事親能盡其孝事兄
如事其父狗馬琴棊不入於心嘗自號梅窩又號互
棄一時文學清名之士皆樂與相友不以貴游爲嫌
王子珒縱悖無度慕公義欲與相見公固謝之及珒
敗死喫其呷湯者皆及焉人愈服公明哲也柳希奮
光海妃兄而亦公夫人從兄也公素醜其貪黷及其
讒殺權石洲鞫也遂不相見嘗愛許筠文才相與友

善後惡其所行謝絕尤甚筠衛之入骨當公被謫也作謗訕詩書於湖堂壁間因囚其守者而誘之曰汝證其爲錦山君則生矣守者曰寧死不忍竟至杖死南海自古未嘗有雷霆一夕忽大雷電天地晦暝公所處棘籬甎洞開其鎖鍵亦倒公豈所謂所能者天而所不能者人者耶壬辰公衝賊尋青原公猝遇賊投水浪沫翻湧公遂漂浮得出竄身巖谷所棄馬自能尋公而至竟賴其壯拯其事亦異也夫人柳氏都正德新女寬溫沈密喜慍不形後公卅六年年八十五而沒而祔焉墓在交河長命山先兆後甲向之原子庭芳司議娶監察宋廷祚女生男敏政生員今爲

懷德縣監敏思進士敏相早夭女婿郡守丁時傑金
自珍柳軫縣監生泰龜徵龜三龜時龜餘幼正言昌
燾徽燾文燾郡守出二男一女一男三女金柳出竊
念爾瞻之時刀鋸鼎鑊以待異議少拂其意者家立
碎公當是時知有　國而不知有家知　宗社之有
存亡而不知一身之有生死忠誠奮發敢言不顧卒
死於荒裔可勝痛哉竊惟聖門論仁雖以文子子文
之清忠猶不得與焉而獨許殷父師三人者以至誠
惻怛不咈乎愛之理也公欲存　宗祀而以死諫卒
以囚辱而不悔焉公可謂庶幾焉及其天地重新
褒典亟行光于典冊垂休罔倦此又可爲爲善者勸

嗚呼盛哉銘曰

惟帝降衷惟義與仁仁主父子義則君臣林林盡然
矧惟麟趾而生貴者惟肥刺齒公則不然學以委己
脫衣賸書書籍滿架於斯咀嚼豈無得者既得於斯
是爲干櫓方當寇亂公時甚少感泣辭親執鞚從趙
禮官於道瘞　廟社主公哭死爭還奉以走賞戮有
所基命寔宥光海之世奸臣執命倫常斁絕　邦命
將竟公與宗盟思粤自靖孰出孰狂我則諫死遂奮
其筆肝血在紙凜若秋霜奸回骨寒嶺海千里萬死
艱關上帝憑怒風雷震激榛棘排蕩鎖鍵倒植衆勝
蓋久雖定何益舍鵬幾止壁蝎難覩憂憤四載沉沉

二豎竟以柩歸氣干上蒼　聖主改玉　宗祧重光
羣兇駢戮衆賢用章江蘺沅芷悉逸遷客公獨不見
冤恨曷掬追　恩揭厲哀榮旋極名高岱岳事光
璿籙烝烝孝孫思顯遺蹟琢辭泉道萬世無沕

白石洪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應天御極誅除姦兇進用賢俊首以生員
洪公爲昌寧縣監公病辭又以爲通津鎭川卒至六
卿遞于　孝廟注意彌隆起廢于野意將大用竟卒
于丙申四月二十一日將卒自爲銘曰東海有一老
翁名茂績字勉叔洪其姓白石其號也不文不武遭
逢　聖世感激知遇有懷必達夷險一節至死不變

苟有利於國家則若湍水之赴深壑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貳公之班不爲不貴八衮之年不爲不壽乘化而盡吾心安矣是雖公自道者而論者以爲庶幾焉蓋公當偉卿訹造等倡爲廢　毋之論率諸生極言其不可仍勉以大舜事遂竄巨濟之海島至癸亥蓋九年矣時民新自膏火中出來公莅邑盡心撫摩疲氓大悅己巳遭制壬申由戶曹拜司憲府持平辭遞爲寧越郡守不赴後赴金堤卽歸甲戌疏論追崇禮仍戒曰二世以獨斷而亡後　上有未安之教連辭　除命家食于鄉里丙子虜變自長湍赴亂路梗不得進　行在從元帥幕元帥使主餉

于嶺南行至安東聞虜退還京師丁丑暫爲公州牧使入爲司憲府掌令間爲諸司正己卯秋受　命廉問于海西時　主知人望漸重公亦以時事自任嘗上累千言疏大抵以自强雪耻爲主復爲掌令論金自點沈器遠之罪辛巳　特除司諫院司諫曰表其正直已復特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壬午例至右承旨遷刑曹參議又　特陞兵曹參判時杞平君俞伯曾論昇平府院君金瑬臺諫李晩榮又論杞平父子之變互相是非公上疏言之　上賜虎皮嘉奬焉癸未拜大司憲黃瀷爲將官私役軍兵公　啓請臬示瀷是沈器遠耳目也公因論器遠貪饕無行狀僚議相

左　上亦以相臣故不用公言甲申奉　命使瀋陽
時彼中方有咆嘞言人皆爲公危之朝議將　啓遞
公勿遣公曰不避險人臣分義也上疏請行　上義
而許之既至與上使白江李公敬輿被拘留已先遣
公還公盡以行槖資質館羈困清陰文正公先在雪
窖與白江公皆贈詩以送公還渡浿江以所乘駿馬
換百金送資白江公瀋陽時公謂白江公曰沈器遠
有無君之心及使還器遠已以逆伏誅矣復拜大司
憲論事益不阿乙酉虜人急責米十萬斛曰失期則
任事者當死　朝廷以公差遣盖以多怨於人也丙
戌由同知義禁府事爲大司憲值姜獄起公　啓姜

可廢而不可殺必欲殺姜先殺臣大忤　上意竟旌
義丁亥移南海掌令李應著上疏曰　殿下嘗比洪
某於汲黯魏徵矣今以不忠罪之一人之身前後豈
異應著亦坐謫遠地公又移甲山時喉司出納多不
允　上亟思公未幾量移洪川己丑五月　仁廟上
賓　孝廟命放歸田里庚寅春　國有大喝中外洶
洶公不敢退在鄉里遂自長湍入城由西樞揔管移
漢城府右尹又拜大司憲邊士紀以金自點腹心爲
水原府使水原實重兵所在公甚憂之　啓曰昔狄
青以樞密在朝人皆稱賢而歐陽脩請罷曰唐之朱
泚本非叛者倉卒爲下所迫自古爲亂者未必皆其

本心直由積漸以至蹉跌矣臣年老易惑不能無過慮至以無形跡人所不敢言者上瀆　聰明下觸大臣之怒然安知過慮必不是深計也不幸有萬一之變勿謂老臣不言也及自點謀叛事覺士紀果預謀狼藉人始服公先見之明獄畢　特超二資拜工曹判書公辭曰臣之妄言雖有所驗不過偶然也　御批卿之先見智也戇戇忠也壬辰拜右參贊癸巳又拜大司憲弁遞自是政府西壁有闕公名未嘗不在其中再爲刑曹判書有疑獄端緒甚巧公一訊卽決人稱神明丙申以年八秩陞正憲而終訃聞　上驚悼隱卒之典有加焉公籍南陽其上世始來盖自中

國唐貞觀間遣五學士來教本國洪其一也入我
朝尤盛焉高祖某敦寧副正曾祖某僉知祖某　贈
左承旨考某正郎　贈舍人妣成氏其考節度使世
則也公出後伯父某公既貴　贈判書妣全義李氏
從　贈貞夫人公孝友絶倫同産妹病革氣絶公斫
指進血所後家財産頗饒以其奴婢五十口分與其
弟而同居一墻內朝夕怡愉奉養外王考外婦恩禮
備至以此推之則其所以事父母者可知已自幼豁
達喜施見寒者輒解衣與之無靳色　萬曆辛卯公
年十五矣倭酋秀吉弑君遣使來覘重峰趙先生上
疏請函使者首奏聞　天朝公聞而歎動於心委往

謁見重峰大奇之及其事君自任以謇諤知無不言言必究極屢爲秋曹無一人抱寃立朝四十年計活常乏屋墻壞漏而不加葺理所親厚如清陰白江谿谷張公維澤堂李公植迷翁李公命俊其最也好讀古人書至老不懈其賜祭文有云剛方之性敏達之識斯言盡之矣夫人光山金氏同知事元祿之女也先卒而別葬于長湍華藏山負子之原公墓在長湍白石洞負酉之原長男九疇次九淵季九韶孫女適姜重璜者長房出適沈哲監司丁昌燾者次房出季房出者二男萬及億也億文科持平出爲九淵後實主公祀銘曰

堂堂白石剛方正直讀古人書亦有高識曩在昏朝彝倫暍蝕公奮其筆河懸電激羣兇愕胎寘之海曲拘幽九載　聖主改玉天日重明賢登奸磔試公郡邑民歌惠澤　聖眷益隆置之臺閣鵠立朝端日有啓沃　聖心毗倚官邪讐伏俄值變故行吟楚澤夫豈漢文於賈終薄不待宣室亟思前席　召還稍遲龍顏遠隔　嗣聖繼述徵庸斯亟塩梅有契疾病遽革　聖朝驚悼善類傷盡槩其始卒宜在古昔氣岸豪健風韻卓犖歲寒貞操刼火荆玉今也則亡九原難作我作銘辭以示無極

碑

昇平府院君金公神道碑

恭惟我　宣祖大王深惟　宗社貽燕以人不幸姦臣恣慝時君擯棄不用而又戕盡同氣幽閉　毋后潛通戎虜得罪　天朝流毒百姓無辜籲天　宗國之亡匪朝伊夕於是北渚金公諱瑬字冠玉倡率忠義之士翊戴　聖主一正彝倫再造興運識者曰大亂之作氣數之消息天亦無奈何而天必生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北渚公即其人也哉公生於　隆慶辛未八月周歲指網虫食蝶曰彼可惡也既口食能

作文字見其句法者已知其不凡也稍長文名藉甚而輒於場屋却步焉廿一歲魁發解壬辰考議政公諱汝昌與申公砬戰沒於忠州翌年又喪母夫人朴氏有苫塊病鄭松江澈聞之以書爲勉其薑桂服闋宣廟覽公科作而曰多用兵家語豈知兵者耶其受知自此始蔭仕爲寢郎丙申闡大科自槐院從復讐將金公時獻經略湖嶺爲人所誣至削仕版湖西章甫前後訟寃繼又有諸大臣言如李鰲城恒福李漢陰德馨先後力辨久後始叙爲翰林說書注書而如玉堂南床則前時嘗以 命削去而且鄭仁弘長憲府論罷公注書復入翰苑癸卯歷數官爲龍灣收稅

官人所鄙夷公恪勤奉職屏絶聲伎公餘讀書不輟復歷冗官爲全州判官實行府尹事事務浩煩公談笑指揮案無留牘當上官日有一姦民潛隱投狀以試公後數月道遇一人曰此前日投狀者也其人果伏吏民驚服莫知其何以也監司以非理脅公公執不可遂罷歸州民立碑頌之戊申光海親鞫臨海獄公爲問事郎病免張公晩爲咸鏡監司鏊城爲體察使皆請爲佐自是朝議欲試公于邊圍公以體府命巡略關西多所設張被玉堂録復爲司書庚戌再赴關西李爾瞻尹義州恃其權位不肯出迎公至城門責其無禮爾瞻不得已以軍禮迎送而恚恨焉光海

主欲追崇所生母公在玉堂爭論因又不悅者在要津沮公銓郎仁弘詆斥李文元李文純不合文廟祀太學生論削仁弘儒籍因致捲堂公與同僚亦空館而出時仁弘方被寵幸遂革公職已而用體府薦陞通政守江界甲寅還朝加嘉善丙辰朝　京師有舌人劉習寧挾宮掖勢橫甚公重杖之以故復命日被推勘戊午許筠謀起大獄盡除一番人公與諸名流待命會筠以逆誅故事得已然公以不參廢　母廷請大爲姦黨所構時綱常斁絕　國命綏旒公始與申公子景禛出萬死爲　宗社計後與李延平貴諸公合諸公推公爲盟主一日　仁祖大王親至公

第行客主禮公之稱　上用關張故事癸亥三月十三日請西宮奉　仁穆王后復位以　命廢光海主立　仁廟卽位時公應機處變指顧立定以公爲兵曹參判兼金吾事數日陞拜判書兼藝文提學時諸功臣皆帶從事官募兵捕逮頗擾閭里公請皆罷之公又進賀曰內奴犯罪者自　上特命梟示夫家齊則國可治矣又曰臣於甲寅年間還自江界百隷怠慢一無統紀今日宜思整頓公以朋黨爲深憂務爲協同之論則一番論議多有異同至有相激之端矣時將遷光海于江華公啓曰水路險惡請由旱路安行　上允之而曰　慈殿使各處廢妃於別島予不

忍爲毋寧受責於　慈殿公極力贊助夏加正憲兼
兩館大提學冬策爲元勳拜昇平府院君別職如故
義州公　贈領議政昏朝餘孽煽亂不已　上命公移
住　關門外以自近甲子正月副元帥李适叛以內
應逮繫者三十餘諸議皆以爲宜速處斷領相李公
元翼謂右相申公欽曰吾老病不得請對公可與兵
判白決之　上卽許之時官軍禦适到處不利公自
請視師　上爲置摠督軍門使節制元師以下朝廷
以公出外爲非計遂寢　上南幸公常宿衛帳殿傍
側不敢斯須離賊平辭遞本兵移贊成乙丑春爲吏
曹判書欲祛朋黨通彼此以此朝論携貳至於三學

士補外則訛公之言四起矣復有告變人諸勳宰將其人欲就公究問公曰自可詣闕上　聞豈敢私鞫於家復遞爲贊成九月元子入學公行博士事當師席丙寅春還吏曹夏　詔使姜曰廣王夢尹來受命西儐仍往見毛都督文龍於椵島毛久聞公名禮遇極隆　詔使見公儀度甚相敬重常稱太宰所和詩句必曰絕妙後因我使之朝　天問遺鄭重丁卯虜變　上將幸江都完平爲體察使請公爲副公先往經紀守備無闕既還都都察八路軍兵使手下砲手各引其類得數千人以屬御營其後丁丑金化之戰得全勝者實賴此軍云又得數萬金以爲緩急用

公常言我國禦敵無如山城使從事李公景曾往審兩西修築要害處又招集兩西流民稱以衙兵給粮以活之後皆縱還本土又使屯田塞上歲收穀萬餘斛餉軍賑飢西民立碑頌德有教人投書謀害士類者以公爲首公不自安上章辭職未幾進拜右議政其體使文衡　特命仍兼公入劄固辭只改文衡戊辰春柳孝立等謀逆事機甚急誅捕之際公功實多而公力辭策勳陞左議政有臺臣劾一守令意在於公公即引入　上罷其臺臣公累疏救解之金仙源尚容繼公掌銓亦以用捨忤於時議公入侍言之　上將重究持論之人公又論救　上不聽公以爲大

臣言不用則當去遂呈告然時議益不悅而李延平亦於　筵中攻公甚力公只引咎乞免而不與較有金趙二家女由私逕入內公啓曰嬪御之選必以法家名族者所以重侍御嚴壺政而今此金趙之女既非禮選則明是由曲逕而入也將來之憂豈特爲聖德之累哉盡君心害國政未有甚於此者臣不暇遠引前代昏朝之事可爲今日龜鑑　殿下欲尋亂亡之轍迹而莫之悟臣竊痛焉彼若無因緣之路則必不能自進其階吾　君於非禮不正之地者果誰人乎論其罪狀固難容於誅殛伏願　殿下亟斥兩家之女罪其媒進之人使一國臣民咸仰　大聖人

改過不吝之盛心被　嚴旨引入　上遣承旨諭旨甚有悔悟意　穆陵之遷皆欲遠求吉地公力排羣言遷奉於　健元陵第二岡衆論咸服辛未三月　上召公及延平設小宴酒半　上顧世子大君曰汝輩視此兩人如父兄也自癸亥以來私親崇奉之議相持未決適有以　中朝宋戶部書歸示延平者延平進御　上以問諸大臣公曰自初至今廷議皆以爲不可凡事順乎天理合乎人情則異論何從而生乎周平王太子早卒而桓王立當時去周公不遠而猶不追崇此甚明證矣　上曰將奏請　天朝天朝不許則予亦無憾矣公曰　天朝若以外國之事而泛

然許之則豈合於人心乎　上教政院曰大臣有與李貴不和者終始排抑蓋李公主張甚力故云公卽出江上辭遞六月金兵入淸北　上一日再召公卽出視事未幾復謝病辭祿癸酉二月復爲左相時公所居有埋凶咀呪者　命移其第而自內優助役夫粮饌蓋雖以議禮忤　旨而庇倚則不替矣甲戌秋上欲躋祔私廟而以祧出　成廟爲未安議以爲世室公將諫止子弟門人交謁更諫皆不聽其言視前尤切而其論世室則有曰先儒有言有所爲而爲者私也夫　中仁明宣實　成廟之聖子神孫豈不念　成廟巍功盛烈可以百世不遷而皆莫之行到今有

所爲而爲之則其與宋徽宗之追號仁宗者不亦有公私之分乎臣恐非但　元宗大王之靈不安於冥冥之中抑恐　四聖之靈亦有所不安也　上嚴旨遞職乙亥七月因風變諭　旨甚懇公自江上惶恐入城丙子三月虜使來言汗已稱帝號且有難從之請羣情憤鬱館學請斬其使虜使懼而跳兵端已迫矣時公杜門屏迹已三年亟起公爲都體使拜領議政公受　命于叛蕩之際遂以斥絕虜使移咨沈都督使之奏　聞而建白爲備禦之策及冬啓曰伊賊之發動匪朝卽夕外方弓兵正宜急時徵發　上使之姑徐公又啓曰此後虜使或來而所率或至百數

則當以干戈從事　上許之公欲遣使伻于虜盖欲一邊備禦一邊羈縻以爲緩禍之地而計未及行虜報已至矣公又欲急徵外方兵　上又令更待邊報公曰　廟社主急須奉安于江都而　大駕出幸今亦已晚矣十二月十四日　大駕始發至城南門則虜騎已迫西郊矣　上回轡從水口門出幸南漢城前數日公議遣選兵逆擊曰虜晝夜兼馳乘其疲而擊之可必勝也旋以和議不戰而退十五日曉公決策奉　大駕向江都至城南　上候不豫遂還入行宮而定城守計城圍日急聲援四絕人無生意丁丑元日　上行望闕禮公與諸臣陪侍無不泣下時金

汗率大衆出來軍聲動地以大砲攻城城無遺堞又軍士叫噪　行宮外脅出斥和臣以與虜而江都敗報又至　上引見諸臣泣曰計將安出公曰若臣父子同死　社稷實古今之通義然爲臣子者何忍爲此言乎崔公嗚吉曰急須以某文字報彼然後有萬一之望矣公曰禍迫　君父遑恤其餘哉　上既還都而虜以　世子大君北去自是　國家蕩殘義理滅絕公入則涕泣出而憂遑回思癸亥初心常慙憤欲死顧以禍亂未定時勢罔極不忍決去五月杞平君俞伯曾上疏攻公而兩司繼請削黜初　命罷職八月削奪然　上念公不衰自內司計朔頒廩冬伯

曾爲大憲更請安置栲栳　上曰以予揆之似非公言蓋以伯魯於公積有嫌隙也　上又曰今番守城金某之功久後始門黜戊寅　特命叙故庚辰冬虜使猝至灣上責送清陰金公公請送一介行李備陳前後曲折另差一官護行俾無驅迫之患甲申三月沈嗇遠謀逆事機甚迫公不待　命下發兵逮捕嗇遠率死士入　闕知其徒黨皆已被縛遂拱手就鞫　上拜公領相而曰功高德厚弘濟之任捨卿而誰又　上遣承旨敎曰國事危急而久不出仕中夜無寐憂悶俱極公辭不已疏二十上始　許遞又乞削勳籍不　許乙酉二月

復入相夏　昭顯世子卒逝子幼　上召大臣六卿
教曰予欲兩大君中擇封世子公曰　聖教出於
宗社大計須遍問羣臣　上曰非卿誰肯任之公曰
癸亥之舉南漢之事臣皆爲　宗社大計也今日何
敢有他意　上曰卿意與予同矣二子必有優劣今
誰擇定公曰此非臣下所敢爲然立長理之順也
上曰此言是矣遂以　孝宗大王爲儲貳冬李重馨
上疏詆斥　上震怒竄重馨丙戌有內獄公啓曰王
法私恩相爲重輕　殿下既欲屈恩伸法獨不可屈
法伸恩耶　上怒命放李重馨曰以今觀之重馨無
罪矣公卽出城外待罪俄以大臣言再下　召命或

勸以卽趍申謝公笑曰大臣去就顧以君上喜怒耶公遞職未久有湖西逆變將遣將征討公入對指授方略　上喜甚公自丁亥有疾戊子閏三月五日捐館病未甚醫藥食物自內絡繹公時移處別堂疾旣革還居正寢以終焉又草遺疏曰愛君之忱抵死未泯惟願敬天怒以祈永命恤民隱以固邦本抑私意以納忠諫進賢才以重名器答曰予極驚悼訓戒無非至論當書紳力行以副至意訃　聞素饌五日賜襲斂衣衾其終事皆出　特恩世子亦襚賻有加臨柩哭拜誄文忠公其五月十四日葬于安山之先兆夫人柳氏祔焉後配亨　仁祖廟庭公蓋應時而

生嚴毅峻整光明正大長不踰中人而儀度豪爽議
論常主於義理少時牛溪成先生遇於逆旅期以遠
大自傷早孤生朝不許子弟賀每晨起謁廟祭祀嚴
敬備至雖隆冬不廢澡浴平居冠帶正坐終日儼然
人望而畏之議政公收養亡友子零丁者公友愛終
始人不知姓異也常慷慨有大節不事生業死生禍
福未嘗一動其心及其首建大策旋乾轉坤亦不動
聲氣功盖一世名震一國而未嘗自多始欲打破朋
黨則謗議先騰欲安保生民則師旅數興議禮忤
旨家食屢年臨亂起廢大勢已去則雖有管葛亦將
如何使公十餘年間安坐廟廊一意軍民則丙丁顚

覆或不至於此極矣當國書變舊之時公痛泣　上
前雖知大義有截而惟保全　君父是急他不暇顧
焉其心可謂戚矣惟是亂後家敗詆訶萬端內獄嬰
鱗見者代怖然公素以忠信善道固結　君心以故
歷變履險身安若山卒能下以令其終上以成　主
聖人謂癸亥之功至大而此則反小也爲文章骨骼
開張尤長於詩筆法慕鍾王爲世所稱皆爲勳業所
掩焉公順天人後百濟時有摠爲引駕別監高麗有
允仁官典客令　本朝乙寶有佐命功　太宗封府
院君以禱雨輒應　賜名承霆高祖若金旁句字繕工正
曾祖粹濂武科牧使祖壎察訪議政公娶咸陽朴氏

縣監壽岡女生公配柳夫人自在家讀書識義理考
晉原公根常曰使此女而男者所就何可量也昏禮
成以詩獻曆日于議政公議政公見而大喜公建大
策時多有贊畫癸亥三月十二日公父子將出以義
勉其子更衣持刀以待成敗江都之變有問者則指
面前刀子笑曰只有此耳竟以丁丑正月廿五日閉
門引決得年六十五　朝廷旌表其門其子慶徵文
科叅靖　社勳封順興君孫震標文科叅議側出國
標武科府使令都事魯得叅議所後子也公當國廿
餘年是非叢集余嘗誦金文正公之論曰遇亂圖存
式稱達權此豈非稱停之公言也耶遂爲之銘曰

天眷我東篤生忠勇嚴毅正直亦周於用恭惟　宣
廟儲以燕翼當光海世姦臣奰慝黃臺歌咽金墉禍
迫殷魴既赬漢土將赤有厥　神孫實天生德神人
合應濯濯之靈惟師尚父公實典刑奉日升天六合
清明解利西南已日有戒公主和平人或不槩難平
者事況值陽九逆竪內鬨强敵外侮有如死病和扁
却走得君雖專猶懼其難矧我秉直位屢靡安危急
之際始專軍國征謀治法公豈不力敵强勢去事無
奈何　君父之急曷顧其他效死之義匪公不知
達權圖存先正稱之國儲薨逝其子幼穉　上聖通
變年德是視公能順美　宗社之福盖公力量宏大

無極循心撫事　社稷之臣功高身保從古幾人
上恩人望終不緇磷昭明有融　主聖臣純維海爲
田維岸爲谷維千萬年事雲水白

延陽府院君李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有臣曰忠定李公貴忠定有子曰領議政
時白人謂　仁祖朝忠定爲忠臣忠定家議政爲賢
子然夷考其世則議政豈止爲一家之賢子而已蓋
當光海時姦臣構亂戕殺同氣幽廢　母后密諭二
元帥使去順于深河又暴虐百姓百姓並罹荼毒無
辜籲天忠定密有匡濟之志嘗以試公公指不可忠
定至舉孟津之事曰今日讐　毋之變商受之所未

有　宗社之亡匪朝伊夕吾世祿之臣又與耕鈞人有間矣父子遂與定議會公母夫人沒雖在克瞿之日同事諸公必來請見忠定亦不聽守常必使與之謀議祭亥三月遂奉　王大妃復位　大妃數光海十罪而廢之命　仁祖大王入承大統天日重明彝倫攸正事具載國史初大將李興立持重兵在內諸公以爲憂使其壻張紳說之興立曰李某豈亦與謀乎紳曰然興立曰然則此其義舉而必可成也遂許諾公之取信於人自秀才時已如此公即還喪次策功階嘉善封延陽君勳第在二等物論稱屈甲子西帥适舉兵反　上命起復爲協守使公馳到伊川募鄉

兵防守要害賊由他路直入京城時道說甚不祥公泣諭軍中曰事已至此我當決死於賊軍中有父母者皆歸士皆涕應曰願與同死俄聞元帥張晩至坡州即往會之元帥執手曰天與我也元帥議曰此賊勦擊未易當待南師之集以圖萬全公曰不可賊既據都城附者日衆則我反爲客主客之形已可憂也又方天黑以風令若遇雨士卒凍餒則烏散之患可立待也時鄭忠信南以與李守一三將將兵在前公又曰我知鄭忠信爲人忌宜勇進不敢留李守一宿將也計必已決矣俄報諸軍已進據鞍嶺元帥大喜起立曰果如公言矣翌朝賊逆戰敗走公與元帥追

到則鄭忠信請與公追捕公曰賊不日當就擒我其敢奪人之功乎忠信歎曰人所不及也公徑赴行在言者方論元帥罪甚重公得對歷陳事狀　上雅信公元帥故從末減服闋　上拜公水原防禦使曰水原在京城百里內有兵馬三千是以命卿公至一意治兵專任誠信既皆悅服則今日脫有警急立十丈旗放大砲爾等見旗聞砲劃則來赴丁卯虜變一皆如約蓋聞變一晝夜公已以兵結陳於銅雀之濱上引見稱歎遂以公爲前驅移　蹕江都兵罷賞賜甚盛徧及卒伍戊辰正月兇徒有謀犯　闕者公時適入京馳還勤兵　上念公夜行有不虞之變欲令

禁衛衛送之賊果要於路而公亦自有備故不能犯
己巳遞歸自判決事爲楊州牧使俄移江都留守公
以江都保障重地撫恤儲待尤盡心力而每歎謀畫
輒爲廟議所沮癸酉忠定捐館旣去喪爲兵曹參判
丙子出爲慶州府尹上用言者留公使以兵曹參判
兼管南漢事其十二月邊報遽至公入對言賊騎剽
疾　大駕須卽日去邠不然則事危矣　上不從翌
日　上發向江都至城門則賊已薄西郊矣公進曰
上以輕騎疾馳而大將殿後則初昏可以過江矣如
或猶豫則狼狽必矣仍曰南漢事急臣請拜辭卽馳
去有追者急呼曰　大駕至矣公促鞭馳入南漢整

兵以迎　詧翌曉　上將由間道幸江都不果遂定
城守之計　上曰城中事一以付卿何者爲先公曰
亟招諸將親自激厲公倉卒承　命分授諸軍所守
城壁翌日求對辭謝曰昨夜事急妄自分軍請令體
府臣更爲節制焉　上不聽公爭益力　上乃召體
臣以問體臣不能對公曰無已則臣與申景禛具宏
李曙分守四面而體臣總督之可也　上良久乃許
公以手下兵守西城蓋　上意始欲專以委公也一
日　召公欲令夜縋兵斫營公不可曰萬一不利城
中沮喪悔之無及矣後我師出戰於城北果敗衂自
是不敢言戰先是廟議欲以　世子謀退兵公請對

曰爲此計者罪不容誅矣自古成敗不係於多寡趙之晉陽齊之即墨是已今不思固守而乃出此計殿下獨不見欽宗被執之後徽宗亦不得免乎一日上以器械未前備爲教公以前日所請輒爲廟議所沮爲對體臣聞之不悅一日以事重棍公流血乃止公以城圍方急私然不暇念略無恚恨之色忽有煽誘軍卒者軍卒皆爭逼　行宮請縛送斥和臣于敵陳連日吁噪而獨公所領軍卒一不離次上下賴以爲安丁丑正月十九日虜箭忽落於西門體府令移暗門兵械以備西門公以爲如此正墜賊計備暗門益甚是夜賊果犯暗門公手弓嬰城爲士卒先士皆

殊死戰公一矢必殪數賊賊四戰皆敗退去公亦中四矢翌日城中人來觀戰處流血成溝其委棄兵械填滿山谷賊自是不復薄城方戰酣時贊畫使朴潢率兵來救公顧曰賊兵得無奔西擊東乎可急往救東潢謂人曰仁夫其也　上聞公中矢遣中使諭之曰聞卿不被甲以致中傷萬一失卿國將奈何仍賜酒慰寵單中感奮　上出幸虜營與定要約既還都公曰日後彼若脅我西犯將若之何從之則有所不忍不從則大禍立至請遣崔鳴吉要質其不可從之意力爭必得可也公又見崔公勉之崔公如公言往受其諾而歸後虜雖負約然物論多公之爲陞拜工

刑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兵使徐祐申以當初不待
朝命輕與虜戰將被戮公上劄曰祐申既受閫寄不
戰何爲祐申受制上將志不得伸才不得展今玆一
戰遂陷重辟不亦可痛之甚乎　上遂免祐申死戊
寅　上拜公兵曹判書曰卿忠誠過人才智俱優實
合此任公力辭不　許未幾以事遞五日而復前職
公以戰亡之人所當厚恤其孥而今反徵布責代亟
請變通　上許之公門不通私謁其所選進一循公
論雖驕將悍校無不心服焉時有旱災公進曰人事
形也災祥影也願　殿下務修實德又言命將官人
一順敵意則弊將難勝矣又以事忤清人謫礪山是

庚辰三月也淸人以我國有異議來嚇甚急有外心者密告若干人公名與焉公諸子以計得免焉辛巳還自礪山拜摠戎使禮官因論光海喪有遜位等語公深斥之癸未復判兵曹　昭顯世子欲除所倖人邊將公不聽爲賤更卒結黨爲匡使寢其中自是卒無凍死者甲申沈器遠謀反伏法有欲乘時搆公者上察其誣事得已自兵判拜漢城判尹刑工曹判書昭顯世子卒元孫幼　上欲立　孝宗大王爲世子以問羣臣皆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公與李公敬輿獨主守常之論丙戌又以兵曹判書伸救言事人李應著等公舊第有名花一日有人稱　內旨將移

入公手自打碎垂涕而言曰方今國勢如累卵　主
上何心玩此公乞暇將省墓於公州路聞湖西有土
賊公卽回轡疾還自請往勦　上喜曰予無虞矣行
未及湖界聞難定卽解兵歸後　上以語羣臣曰急
難忘身眞忠臣也公弟時昉涕泣拜謝　上曰頃者
卿兄弟被人嫉構予謂忠定之子必不然也卿等教
誨子弟皆使如卿等可也時李公敬輿洪公茂績受
譴甚重　上怒猶未已公極力救解仍曰國勢日益
委靡願移今日之怒以安天下公病甚辭遞久之復
判兵曹兼訓鍊大將公曰是古所謂大司馬大將軍
如此尚不知止乎控辭益力不　許己丑春　上召

公入賜酒魚水堂又命　孝宗大王勸酬曰此人我視猶股肱汝亦如之仍語忠定之盡心國事而歎今人之不然公感泣不能已仍曰臣僚之勤惰惟在上所使耳　上問今日讀書人爲誰公曰臣所知者趙翼金集宋浚吉也將退又　賜飯錫賚於前甚厚五月　仁祖大王昇遐公隕慟幾絶　孝宗大王眷待愈隆一月之間再除吏曹判書左參贊庚寅八月以兵判大拜爲右議政差赴燕京未果行公前後請免三十餘章　上皆下寵答　崇禎辛卯冬金自點謀逆事發先時臺諫洪茂績等疑水原府候邊士紀有異志請罷之公以身保士紀無他至是自點孫世昌

是公女婿金鍊出與士紀皆被告吐實公自鞫廳趍
出待罪　上慰諭甚至後臺諫以公子憫及弟時昉
素與自點親厚論之甚急　上以公故皆不聽反斥
言者公愈不自安自屏城外壬辰四月差赴燕使
上愍公老病特令大醫賫藥物隨行解賜　御衣時
虜人以我邊民犯禁謂將案治公曰不可任其低昂
宜先自我處之公行到平壤府官裝妓以迎公叱退
之既入山海關胡漢人聞公名者皆來聚觀既還伸
救趙錫胤朴長遠李泰淵洪處尹言事獲譴　上不
聽公力辭得遞旋拜左議政仍陞領議政　上勉起
益甚公不得已出仕　上問諸國習尚公曰胡倭尚

弓矧我國則論策詩賦而已此可以存亡理亂乎有言天災非爲我國而現者公曰其見於天者或可如此說若海水之氷於我地者亦可諉之於異國耶時有東萊築城之議公進曰歲惡民困城池不足爲固又言俗成諂諛之習人懷自安之計公以所言多不見施又臺諫陳劄有黃閣無人之語遂辭遞未幾復拜領議政又辭得遞俄有誣告獄獄辭連及於公公驚惶待罪　上使承旨諭使安心乞暇南下展省祠墓又聞有逆變力疾西還中路疾作　上遣內醫賜食令道臣看護公不敢安逆還內醫　上再遣之翌年四月公始得還朝己亥五月　孝宗大王上賓山

陵未定尹善道倡言水原府治最吉公以爲臣子致誠之道唯在於此水原是四通五達之會他日五患所必不免遂滂泣爭之至於五劄　上終亦感悟遂改卜於　健元陵右岡是爲　寧陵大小相賀公自遭　國哀哀慟之切無異親喪翌年庚子又遭季弟延城之喪過於摧痛病以益力其五月二日考終于大平坊寓舍臨終口號遺疏願　上修德業愼刑罰僅半稿諸孤投進　上覽之悼甚自疾甚時醫問交道及喪庀其喪及葬隱崇之典絕出常例上自搢紳下及厮卒皆咨嗟出涕曰賢相亡矣七月十七日葬于天安郡紫梅谷酉巳之原其出垣執炬以送者亘

十餘里公自幼誠孝純篤有孝感如王祥庾黔婁者兄弟之間極其和樂然或有過失則亦不少恕延城嘗於忠定公壽席徑醉失儀公白欲撻之忠定笑而匿之一時傳爲美談公豐貌偉幹膂力絕倫然常不自恃如不勝衣智慮明深而謙虛退託外若無能者歲未齔見一啓蟄被羣蟻聚食哀其屈折首尾至於涕泣盖濟物之仁其性然也其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時政有闕失則終日憂歎夜不能寐莅軍治民恩意周洽所至得人死力其氷檗之操終始不渝以盛際元勳七判西銓再爲天曹三入相府而財業蕭然如寒士家然亦無清刻之意人之被其容接者如飲醇

醪而襲春溫也若谿谷張公遲川崔公甚相推重而至於浦渚趙公事契尤深蓋公自幼受學於牛溪文簡公沙溪文元公以小學爲立身之方考其平生則其不合者鮮矣既長又師事白沙李文忠公尊尚甚篤公之源委如此故當世同盟叨冒不已次第破敗而公父子三人獨能善始善終爲世名臣蓋自開國以來莫與爲比公字敦詩李氏出延安世傳蘇定方以唐師滅百濟時有李茂以中郎將從戰有功仍留仕新羅是其始祖云六世祖石亨以文章鳴世官府院君高祖壽長大護軍曾祖巑以趙靜庵門徒甚有士望乙巳罹士禍官不顯祖廷華不仕忠定公其第

四子也妣仁同張氏　贈參判旻之女公娶南原尹氏其考軫遇倭賊不屈而死　褒贈參判夫人婦德甚備谿谷張公實誌其壙載在谿谷集中子男三人忻同知憪參議悅郡守二女次適進士趙來陽同知二子相胄進士次相著二女婿縣監李台長執義呂閎齊也參議養悅之子弘著爲後側出男以著之著二女爲李仁傋金盛始妻郡守三男文著有著仁著二女婿鄭時一鄭純陽元著一著昭著側出男也內外孫曾摠五十餘人公之事行勳業皆載國乘今撮其大者以爲神道之銘此皆國人之所睹記非私言也蓋當光海時　宗社將亡故天不得不生忠定拯

濟艱難非一身所作爲故公不得不生於忠定之家以忠定爲父以　仁孝二聖爲君而猶不能盡效其忠慮者時勢然也然遭遇際會建立大功不足以見公之勇臨城飲泣以激三軍不足以見公之義不長尺寸以殉　聖明不足以見公之忠惟其孤城危急迫脅　君父之日手下萬夫皆效死順不噪不吳是公之大勇也大禍之餘人以得死爲幸而嘗不測之威怒冀存天下之防此公之大義也大逆近出誅及從班而上自　君上下至輿儓皆恐其身名或玷此公之大忠也世之左右明辟功成治定者蓋或有之而如公數事者求之古人亦所罕聞也嗚呼盛哉余

於公未嘗掃門然猥蒙知奬余亦服公甚深當己亥歲共切抱弓之慟尋余蒼黃去國公亟上請留之疏其言極有不敢當者然不可謂不知我者今於銘公之役如有溢美諛公之辭則是公則知我而我不知公也嗚呼宜乎　之不敢爲也銘曰

天眷　王家乃生忠定亦畀賢子子孝而義亦勇且智父子知己大功既樹　宗社雖安華日未已乃殫我誠乃竭我力乃盡我瘁彼具貝玉婢珠奴犀我簪不取彼華宅第戶綺墻繡我安露地我豈不覆人莫我同難平者事　王室在難衆謀要君公曰寧死沫血嬰城肉薄纔殲終見牲耳公曰我肉膏子亦父彼

將何忌遂將吾義冐死要質吾義粗遂俄陞八座遂
登三事良信士倚時事多故釁孽傍萌或摘其蔵桀
安之變是謂近出小大戰髀惟公內積上允下孚其
鶡几几一節　三朝終以令譽巧舌莫訕昔公掌旅
惕勇蒙完可以釆芑今其逝矣誰我吹响軍校滂泗
昔公秉勻庶升饔屈可以致理今其逝矣誰復玉雪
聖朝獻噫惟忠與義自我先公公是以似爾教爾子
聖祖有訓勉哉後嗣我諗太常行誰與大其稱厥謚
我銘公墓我辭如諛覯者紙鼻

碑

綾城府院君具公神道碑

粤昔光海昏虐戕殺同氣幽廢　母后流毒百姓無辜籲天天亦哀于下民已有所眷命而下民莫知定向維時綾城具公諱宏最能先覩遂與同心同德暨餘智謀之士癸亥三月推戴我　仁祖大王即位于昌德宮奉　母后復位盡革光海弊政彝倫復明宗社再安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之謂乎公少時人夢公奉日輪騎龍而上天至是果驗云公字仁甫號草山公生有氣度父文懿公撫頂曰此兒當成

大器嘗疾幾殊家人束手環而泣之忽有赤光滿室公遠轉身而起父母愈益異之年十九乙未從伯氏遊觀　上國二十二戊戌爲監牧官階武資爲宣傳官都摠都事甲辰丁外艱丁未拜陽城縣監翌年換高敞縣始捷武科復爲宣傳官己未爲長淵縣監壬戌母夫人歿先是光海既殺永昌大君旋起廢　母之議公與李公曙友善一日相與語曰人道滅矣國其亡乎此時豈無受命之人乎公曰然因舉　仁祖大王封號曰此眞其人也遂與曙及公表兄申公景禛兄子仁厚定議遂皆走關西以禪禋事體便張公晩張公自多其得人一日登百祥樓乘閒告以謀張

公義而危之終不聽遂辭去無何景禎爲嘉山別將仁厚爲珍島郡守獨惟曙以長湍府使在近畿公不敢守制居墨日往來謀議時語頗洩事機叵測公不爲懾益交豪俊之士會虞候趙玉乾以　朝命領湖兵進屯水原公素與相好欲令玉乾擊殺水原府使因並其兵以舉事玉乾不從癸亥遂及金公瑾李公貴諸名流以長湍兵會弘濟院卒行天誅公既立殊勳又親且賢以方持服故只　賜奮忠贊謨立紀明倫靖　社功臣號以嘉義大夫綾城君俾還喪次論者謂古今帝王之興雖實天命必有忠智之人出而先後之然後事功以成天人合應之妙不可誣也李

适爲西帥公知其必叛密白　上陰爲之圖及叛復
命公起復從幸公州賊平陞資憲甲子拜知中樞乙
丑拜漢城判尹丙寅　仁獻王后薨將移葬興慶園同
葬章陵公專管其事以勞改正憲丁卯有邊遽隨
駕江都及還陞崇政己巳拜三道統制使兼慶尚右
水使辛未入爲刑曹判書以　命董　仁穆王后山
陵及昌慶宮繕修事勞勤備至遂由崇祿加輔國進
封府院君丙子之亂　上幸南漢公以工曹判書領
戢輔兵守南城有斬獲功事定爲兵曹判書公前後
判刑曹者三工曹者四兵曹者再其別職則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判義禁府事備邊司訓鍊院掌樂院益

掌趣馬武庫自丁丑以後又常帶訓鍊御營捕盜摠戎凡四局大將宿衛皆屬焉以寬平廉惠得將士心其在刑曹諸王子公主家人有故抵者公一斷於法不少撓諸貴勢家皆歛迹有人怙勢誘取他人子育之曰某婢某年某月日生者也其父訟之久而不決公謂其父曰此子其母在乎曰然公曰此易矣即招其母及他五六人年貌等敵者坐庭中置其子於前其子直趨而抱其母遂以歸之抵其人以法聞者快之公至行簡潔好善嫉惡直己任真事親奉祭極其誠意親族有孤貧者撫育昏娶俾不失所涖縣制閫一以恩信爲主身爲元勇　仁獻王后方享啓運之

慶而絶無出入言立朝四十年清愼一節無愧古人以故能善始善終爲世名臣　崇禎壬午年六十六十一月初三日卒公寢疾日官奏將星自北隕于南其徵不利宿將　上益憂之訃聞步至閤門舉哀甚痛尤終事有加　贈領議政謚忠穆吏士部曲哭之哀盡皆制素巾祖逵焉具氏籍綾城者自麗世已可譜有諱存裕最著　國　朝高祖壽永策靖國功封綾川君娶　世宗別子永膺大君琰女曾祖希璟縣令祖淳監察考思孟官至贊成封府院君謚文懿母平山申氏　贈領議政華國之女　仁獻王后兄弟四人公其季夫人趙氏司議玎之女世爲淳昌人

從受貞敬誥丁丑四月一日卒壽六十二葬楊州八谷山負艮之原公葬在其右一男仁壁以綾豐君爲漢城左尹兼摠畿輔兵馬繼公之職二女適監察李立身晉川君柳頴綾豐晉川皆從公靖　社者也側出仁壓通政郡守仁聖僉知仁奎司果綾豐有男曰鎰進士爲縣監晉川有五男命性宣傳官命才叅奉命哲命俊命雄五女婿尹以謙安琢李齊夏尹弼星李嵂嵂進士壯元也仁壓男鈺仁奎一女婿李再華二女幼縣監三男曰守禎志禎尚禎二女幼公幼受學於沙溪金先生先生甚重之公以余爲同門生相見必稱先生道德之懿綾豐故以公銘屬余銘曰

綾城之具譜自麗朝累公累卿峻伐榮姻聯翩相望
史書其名逮于公身殿中之孫其父贊成公身屹然
其貌頹然其心則貞早事儒賢晚涉兵家萬夫之英
聖祖斯男天作之合寔我女兄實生　聖主帝眷其
德　聖主吾甥扶日昇天以臨寰宇寰宇載清功莫
與競公以謙鳴居寵若驚　王曰元舅王室靡寧作
我幹楨乃尹京兆乃統南師乃判工刑從難于南飲
血臨城士忘其生　日馭旋回公私蕩覆公長本兵
卯酉勤勞中夜永歎素髮枯形是以譽處卒用無疵
彼哉蚡嬰有子有姪亦有東床咸策勳盟人以滿溢
公以忠持無惡其盈人寶金玉公以不貪孰瞰高明

上悼其亡人懷其德孔哀且榮山河之誓鳥彝之鐫於千萬齡蒸蒸孝子思顯遺蹟維樹在徑維勳維戚維暨將家鏡考斯銘

綾川府院君具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應天順人誅暴救亂以安 宗社維時攀附麟翼勳名照爛者固多其人而惟其覩 大人於初潛撫景運於先幾浴日海底昇之天上以紹休命者其惟公父子乎公諱仁厚字仲載自號柳浦少時執贄挾冊事文元公金先生雖屈首受書習尚蔚有要旨意先生常期以遠到已而投筆以武藝取 宣祖癸卯科公大家子早闡科名才氣絕倫儕類莫敢

望焉丙午拜宣傳官先是有貴將鎮北者啓請自佐
上許之仍　賜弓矢刀甲及藥物又　命馳傳以往
異數也丁未再以　命赴北幕　恩賚愈益便蕃戊
申　宣廟大漸封識兵書數十卷　御題曰以與具
某公時自北還中道聞　國哀星夜馳歸哭受　賜
書即復舊職陞都摠都事例遷經歷時李相恒福爲
體使深加知奬故出守高原一年而擢除甲山府使
遞入例帶武階時光海之癸丑也光海既殺同氣幽
廢　母后奸黨爭相慫恿公獻議辭氣憤激人皆爲
公危之公愍念　王室將亡陰有匡復之志公叔父
諱宏表叔申公景禛及李公曙李公重老意與克合

公父子曰今日自有眞人明應符瑞殆天意也蓋指
仁祖大王也公祖考綾安府院君文懿公諱思孟實
生　仁獻王后故　仁祖大王呼公爲內兄奸兇許
筠密謀金墉之禍公不勝憤痛與李公重老將乘夜
刺殺之適筠不在計不售遂撫劍而歸辛酉除珍島
郡守至則構一亭扁以倚劍以見志壬戌三月因事
至京翊戴之議益成矣遂與諸公約日而歸癸亥三
月束裝西赴行到全州則聞　仁祖大王已以十三
日　正位宸極以公爲統制使盖諸公徑進期日公
故未及焉後當錄勳　上曰首建大策者具某也功
宜第一遂自三等改第二　賜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與叔父開封號光海時占公家舍以廣別宮而勒授嘉善階公心常耻之至是力請改正　上許之統制使實管三道水軍以與蠻人從事地要勢棘一日不戒則轉眄而安危立見公自珍島徑道赴鎮時承債帥之餘百事放廢而無敢何問公首明軍律斬一大府掌吏以警偷習自是諸鎮戍守條死要體統始立矣秩滿拜漢城右尹丁卯　上避虜江都拜公舟師大將寇深或有航海之議　上召問公公力言不可事遂寢難已拜全羅兵使入爲捕盜大將壬申自忠清兵使再爲統制使遞還　上問諸節中有可用者否公以加德僉使崔震立對　上雅信公即拜

震立工曹參判後震立果殉節以死由漢城左尹爲水原防禦使丙子之變領兵三千扈　大駕于南漢城時甚倉卒而士卒無一人敢後者及分城而守城之南門地形陂陁最可受敵公請身自當之聞者嗟異城圍益急或欲奉　駕突圍而出　上以問公公曰設令得出既出之後必有難言者矣　上然之虜人百計攻城凡四十餘日而公所守則終不敢犯後虜將見我人問焉曰當日南門之將今作何官蓋畏服之深也録扈從勞陞資憲以御營大將自水原召入移判漢城府自是連拜兵刑工判書或再或三間爲訓鍊大將其前後兼職則都摠府都摠管備邊

司軍器寺掌樂院司僕寺繕工監提調忠勳府扈衛
廳堂上判義禁府事如訓局禁衛則其不帶之日常
少盖與叔父公交臂相仍焉其在刑曹聽訟折獄一
斷於法門不通私謁故事甚簡省　上面加奬諭嘗
病武科專取技勇故曉達兵家者反不與焉及判兵
曹入對建白稍變舊規自後頗得韜斡之才矣流器
遠潛圖不軌畏公最甚日致欵問公固已疑之甲申
三月其徒欲因公上巇夜告公以事急公馳赴　闕
下吹角勒兵部分將校機捕賊黨器遠猶率死黨詣
闕有欲逞之狀公亟叱手下士收縛其十餘輩送欽
手就鞫　上賜對諭公曰微卿則殆矣公叩頭曰當

夜事急故未及　啓稟徑先聚兵臣罪罔赦　上曰
事有經權卿何爲此言公仍進曰脅從罔治古有明
訓請誅止其魁　上善其言諸賊爰辭皆言賊魁所
憚惟具某故舉事日將別遣壯士四十先擊之云獄
成加　賜效忠奮威炳幾決策寧　國元勳超崇祿
資是年以本兵卜相乙酉　上與功臣會盟公以故
功臣嫡長進階輔國封府院君已而　昭顯世子薨
其子幼　上將以　孝宗大王爲儲貳特召公語之
且使諭　旨于外翌日　召諸臣詢謀公與元勳大
臣協贊之大議遂定丙戌議政李公敬輿諫臣洪茂
績沈麐力辨姜獄晦昧以爲不可誅　上震怒欲先

加鞫問公伸救甚至　上意稍解只　命三人安置
戊子丁內艱公年已七秩猶能守制無變　上特命
仍帶宿衛秩祿如故公累辭乞伸情禮　上慰諭不
許服闋　孝宗大王復授本兵兼帶有加壬辰　上
閱武於西郊公以訓鍊大將隨駕承　命走馬旋轉
顧眄不失其馳　上色奬之賜以仗馬瞻聆聳甚癸
巳遂大拜以右議政赴燕而還以疾告遞七月黃海
監司金弘郁應旨陳疏訟姜獄之冤　上以語犯
先朝怒甚將杖殺弘郁公輿疾入侍面爭甚力　上
曰卿引疾辭職今乃爲弘郁來對曰臣非敢私弘郁
只恐言者見殺以累　聖德爾　上特命罷公弘郁

竟死於杖下公卽出江外待罪自是士心益附後五年　上知弘郁無罪　命復其官蓋思公言也八月陞拜左議政盖自癸巳至丙申凡四入政府皆力辭得遞常養閑盟府時奉朝請　上亦不欲煩以事有大事則詢訪而已戊戌疾漸革謂子弟曰吾年逾八十位極人臣死無所憾而只恨　國耻未雪爾　上遣醫賜內劑中使相續於道以問及喪　上哀不能視朝者三日令　上自東宮出集賢門率宮僚舉哀　上賜御衣綵段　內殿亦遂錦衣以斂之凡終事皆官庀焉具氏出綾城高麗時有存裕始著其後有封沔城府院君者曰藝有爲門下政丞者曰禕我朝有

壽永參靖國勳爲綾川君是生　贈判書綾平君希璟綾平生　贈議政綾城君淳是爲公曾祖文懿公生四男長綾海君宬録扈　聖功　贈議政諡忠肅娶別坐鄭億齡女生公其仲氏宏爲其伯父綾原尉思顔後無子而取公爲子公既貴贈　贈領議政綾坡府院君妣高靈申氏主簿士楨女靈川尉檥之孫公初聘府使黃璨女生女適監役韓振遠再娶忠義衛李永恒女今夫人朴氏　贈承旨由一其考也皆無嗣續公以從兄子鏊爲後官至同知先沒側出男欽鎭皆僉知同知長男文濟今爲榮川郡守次文治始爲書生　孝宗大王令習武事蓋欲繩其祖武也

令以節節度湖南公長身秀骨虎頭猿臂姿性端慤
內行誠篤事申夫人孝敬備至申夫人常喜而稱之
六親處兄弟宗族皆有義意與朋友交死生以之舊
要尹璸光海時辭連誣獄被逮親知莫敢省顧公就
其篋輿握手流涕見者代怖晚遭　盛際竭誠報國
見義直前雖雷霆震疊有所不顧凜然有大臣風采
自以勳戚每思謙抑及秉樞勻　上雖勸起甚力公
亦力辭必得乃已先業甚饒然處家如客不視簿書
又能愛人喜施故能善始善終爲世名臣豈不懿哉
公生於　萬曆戊寅至月十二日沒于　崇禎戊戌
臘月二日葬時門生部曲吏胥軍卒執紼哭送者塡

咽街卷太常謚曰忠武盖公與其叔父並樹大勳叔父仍用其祖考封號公用五世祖號而既沒又與叔父同受定亂之大名噫其盛哉　國朝以來未嘗有也墓在揚州古佐里貢奚之原戊戌十二月余入對議事忽有中使啓板　上曰噫綾川病矣良久不語臣竊仰　天頹慘沮抑塞涕幾隕之余竊歎君臣之間固如是也公既葬五年而郡守及節度公以余與公猥有同門之義託以墓道之銘余不敢辭略叙顛末而論之曰公本圖大事如劉抗威不與寵橫如王太原憂國忘家如蔡征虜戡定內難如韓平冦年至而堅悍不衰如胡良公富貴侈盛而人不忌如郭汾

陽冒犯天威敢救遺直如辛將軍以功名自終以永終譽如曹濟陽此不獨公之忠智抑可以見　兩朝之仁聖也銘曰

具於　王家世實榮姻緊我　仁獻京室維辛篤生　聖人爲生民主維公皇考　王曰伯舅公爲內兄實贊興運方其草昧遵養未奮若苗有莠矧我足聞公曰叔父　王室如燬我儀圖之靈承帝事既靖　王國乃功宜救山河書券鼎彝珪組予曰疏附予曰奔奏及統南師宿弊如洗海晏山重旌麾緹緹江都南漢扞　王于艱沫血飲泣氣湧如山禍亂稍弭事權愈委金吾京兆秋部宿衛逆豎釀禍勢如眉燃公應

其機疾雷爭先妖腰椹截殘枿雨濡公讓其勞終莫與膚　上曰咨公予懋公功釋其細事作我三公公曰臣耄乞臣之身　上曰俞哉公我舊臣孰其畀予惟我　先王禮不筋力坐而便章　上眷愈隆公辭益力崇崇甲第佇佇黃髮時有臬臣罣罹淫刑公犯雷霆以玓其生其生莫玓公出于郊簪紳厭卒誦口相交士豈虛附名不虛立將星忽墜奄見金晏　上曰噫歟失予干城何以旌之惟有易名惟忠惟武匪公誰當揭之碑首以永　寵光我作銘詞諗于亡疆

延城君李公神道碑

延平府院君諡忠定李公諱貴有三子其季曰延城

君諱時昉字季明延平有忠孝大節嘗上疏訟栗谷諸賢之誣而斥李山海之姦　天啓癸亥與諸子同昇平金公湮及忠義諸公詣　西宮奉　仁穆大妃復其位號以　大妃命廢光海主　仁祖大王即位上承　宣廟大統於是彝倫復正　宗社再安可謂不世之豐功大業矣策勳並啓封號丁卯有虜警先是公持大夫人心制因适亂起復出守州郡爲工曹參判至是　上將幸江都以公爲巡檢使先往江都整齊軍事金公湮以體使至不得入軍門怒甚公曰自有主將約束雖　大駕至以　命專管八路軍餉時有訛言虜已入都城

公單騎馳往歷謁　宗廟定疊亂民船運用物以至行在戊辰三月爲廣州牧兼防禦使遞入爲漢城府左右尹癸酉忠定公沒丙子以羅州牧使陞爲本道監司時　朝廷調發南兵以戍關西公請募兩西民爲兵而南方則出賦以餉之　朝廷不能用時虜衅已啓公築笠巖城以備緩急其十二月虜騎猝迫京邑　大駕幸南漢公悉以軍兵屬兵使先發又湊合奇零以繼之議者皆言宜留本道以爲兵使聲援且鎭人心公泣曰　主上安在忍出此言當決死於南漢城下矣遂至安城時諸道兵相繼敗衂本道兵使金俊龍始頗據險殺賊卒亦敗走丁丑正月公以兵

授中軍還駐公州收合散亡聞二元帥方在楊根之迷原欲往赴之至清州界聞嬪成虜去　上回鑾公馳進請罪　上特命姑赴任所及臺啓再發遂配定山庚辰蒙宥旋拜濟州牧使光海主先已處島中辛巳七月殺海路險遠難於稟知公率島中諸官素服入臨親自襲斂厚庀無缺仍請擅輒罪時議皆稱處變之善壬午病遞冬爲廣州守禦使拜刑曹參判因事罷甲申復爲守禦使公以爲伯氏方摠幾輔戎務於事不便陳情力辭適有沈嚞遠逆變而有言廣州階石下有凶書意指公公同伯氏待　命廷議反疑得書傳播之人請拿問　上慮事漸難處遂兩解之

自是公益加驚懼辭職益力　上堅不許後謂筵臣曰往年凶書時予謂延平之子必不然也豈可疑我忠臣也公適入侍起拜涕泣曰臣兄弟出於凶書臣等欲死而未能也今承　聖教萬死無恨　上曰卿等子弟使之處心皆如卿等可也乙酉淸人來告飢嚇使輸粟公領其事卒亦無患夏　昭顯世子薨公受　命敦匠爲尹曹參判歲適大侵公主賑濟事皆得宜公常以爲便民之策莫先於大同栗谷於海西每結收米五斗公私兩便今則只收三斗而亦無不足請先試於兩湖疏入　上意善之而不果行其後潛谷金相公堉竟用公議湖民鼓舞至於立碑頌德

遞爲刑曹參判先是陞嘉義階丁亥以兵曹參判陞資憲復管賑事戊子拜工曹判書以前年賑廳所餘別置常平廳仍管其事移判刑曹己丑受儐命西出梟示邊將之行間於虜譯者盖慮蟻穴一開堤防必潰也五月　仁廟上賓差山陵提調以華元樂舉爲戒一主於儉約九月判刑曹加正憲以副使使燕時以流言事機叵測至則監守甚固詰問本國事情窘辱百端公以死抵距虜將以萬騎東出曰如此而尚可諱乎公又不動最後以汗言謂之曰金尚憲趙絅金集等主論盡逐舊臣悉用新人將欲何爲又問主論臺諫公曰我亦　先朝舊臣寧有是理臺諫遞易

頻數不能記得盖公絕無怖心故虜終不能屈公聞清使將東出密通　本朝使之先機善應清使至只取宗室女以去而清陰諸公得免焉　上又特授守禦使時延陽方掌訓局軍兵公又固辭如前移工曹復還刑曹有訟內奴婢者　上欲重究公爭之曰本曹詞訟內奴婢十居五六此非聖世事嘗因臺彈　上答公辭疏曰卿之盡誠反致人言移戶曹專以革弊爲心金自點謀逆伏誅言者搆公以親附逆臣　上曰不諒其爲國盡誠遽爾請罪予甚駭異大臣請姑遞度支　上又曰若遞其職是棄之也司諫金佐明以臺啓爲非金相公堉白　上曰其家三父子世

傳忠孝豈有如臺啓之理乎　上曰其家之世傳忠赤予嘗歎賞　上既斥主論之人而亦罷推公以鎮之公久詣金吾待　命至是始出江舍略進推緘曰臣始與晶遠自黜同叅勳籍死生以之何事於親附至於自黜則兼有連姻之分逆狀未著之前不能隨衆憤罵是常情之所不免若以爲終始眷戀則寃枉極矣俄而叙爲籌司堂上則入謝而還出江外拜戶曹判書時客使將至卽　命牌招公不得已出仕虜使去後卽呈告　批曰卿家忠義爲世所知一時私論誰敢逞焉有罪無罪惟予在曷敢有越厥志公遂皇恐視事兼守禦使因災異進言曰弭災之道不外

於反躬修德因陳時弊甚切　上嘉納又進言曰民之苦樂係於守令賢否雖未得一一擇差大邑則請勿論職秩高下而差遣焉又言救民之策莫如省浮費存羸餘以蠲民役官家横占之弊亦宜禁斷　上允之時虜使頻仍市民困弊公貸銀布使之取利而只收其本市民賴之江都儲待亦以便宜從事又以爲司贍奴婢摠十九萬而今收貢者只二萬請刷出其隱漏以補經用國初雖行推刷而又有辨正之規今不可不並行也以使事將西出　上使延陽權察公職事亦異數也兼摠管金吾又移刑曹以訊囚忤旨遞乞暇省墓于湖西忽有虹變上下洶懼即還朝

疏陳民瘼又條上南漢機宜又陳常平廳罷置便否又與大臣爭論錢弊復判刑曹以事遞遞復入者凡三四閒以宗室訟　上責公無餘地閔公剴重疏論其未安至曰漢高慢罵四皓避匿　上面諭公曰予今省愆矣卿亦隨四皓而去則誰與爲國事蓋　上歡謔之意藹然矣時公西擯頻仍熟見關防蕩然嘗入侍謀議密勿文正公宋浚言以歲儉請減沿海米公請均減峽邑又吏胥與市民同爲姦濫而市民金多獨免刑訊公抵距僚議而並訊之物情稱快時有湖南大同議公請如湖西米數十斗之外不可有加而支用之節一如　皇明之制俄而以事遞刑曹爲

工曹判書復以湖南大同忤大臣意請急尤切　上
每加慰諭又命與諸臣改定貢案盖　上於是時極
欲更張宿弊恢弘規度公亦盡心區畫以答　隆知
而忽抱弓劍之痛深山窮谷無不奔走悲號而公則
有甚焉每獨處涕泣不能已　顯廟即位兼判義禁
復議湖南大同又方繕修南漢而公已病矣宋文正
往問則精神不亂與語如平日矣庚子正月十六日
以訃聞享年六十七　上特命禮葬墓在保寧牛峙
坐甲之原自忠定公始雪父師之誣終著　宗社之
功蔚然爲文獻宗臣而公與延陽樂有而喜書爲文
有氣力弱冠取解居上游俄見試取不以公輒自已

專意經訓立朝幾四十年歷事三朝盡心竭力克勤克虔受知君上故歷變履險身名不瑕至其衰暮誠盡而智益髮短而心長其所謨猷皆可遵守居慶支則損上而益下論戎兵則形隱而實著然其區畫動遵緯繣竟不免齎志而沒可勝歎哉卒之日上自搢紳下至輿儓無不歎惜齎咨雖其素不悅者其忠勤之實則終不能瑕疵公可謂賢矣延安之李始自唐中郎將茂茂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而受籍于延其後世爲衣冠族本朝文康公石亨以文章勳業爲世祖名臣越三世有諱嶷游趙靜菴門選爲玉堂南床位祖諱廷華不仕忠定公夫人張氏也公

配李氏婦德甚備其考學生守儉也先公七年卒四男恢憬恒愔恢恒皆牧使憬參判愔縣監三女適生員韓以明承旨金世鳧縣監李週參判男義著益著奎著益著縣監牧使男彦著爲後於伯父牧使公二女適洪重楷鄭覺先縣監男謙著升著女適金鎭玉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錄余自戊戌秋　孝宗大王猥處以帷幄公每與從容無非急先之務己亥四月同受　明命別設局議改貢案而　龍馭上仙數月血相視而已余既去國而公又逝去追思疇昔涕不勝抆此豈獨爲私而已公既沒猶夢告諸子以國事古人云死而後已公可謂死亦不已也諸子守職繼述

皆如　仁廟聖教忠定公可謂有子有孫矣今叅判諸公託以墓道之文顧何忍以老病辭乎銘曰於維延城忠定之胤延陽之季癸亥之歲再安　宗社克明天理緊公所助人謂難兄父曰能子一家三勳並耀麟閣人莫敢擬無平不陂運值陽九天翻地圮公曰嗚呼若之何其惟盡我義孜孜矻矻忘寢與食炳然忠智　孝廟初服專有至難於焉奉使牢閉孤館嚇喝萬端不懾不惴死拒拘問鬨鑊無奈卒全士類從茲以往國益艱虞曷酬　聖志惟民惟兵于內于外城池械器心有人我事異做說孰知我瘁暮年誠心有進無退死而後已徇初迄終究厥云爲公

耳國耳我撮其槩以鐫斯石以示無止

綾豐府院君具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撥亂反正龍飛御極于斯時也文武忠勳之臣指不勝屈而其富貴燀赫始卒無玷能以功名自終者惟綾城府院君忠穆具公父子爲然忠穆公諱宏娶司議趙玎女生公公諱仁塈字季依生而沉重仁厚髫齔伯父綾海君宬教之人或言其短於警敏則綾海君曰勿憂也　仁祖大王初潛時與公同學於屬公爲內弟也情好甚密光海時信術人言殺綾昌君佺　仁祖其兄也朝暮且及焉故親戚不敢過門獨公相往來如平日及　仁廟遭巨創舍襲衰

經圖鍾虞祔之助惟公一人而已卒事而退　仁廟
握手泣謝焉光海政益亂綾城與諸公謀安　宗社
公常在左右密贊機宜癸亥三月諸公先入昌德宮
掃除兇穢公奉　仁廟自延曙雍容入御端門既即
位父子策勳公録靖　社第三等除司憲府監察轉
爲軍資監判官忠勳府都事陞繕工監僉正移軍器
寺自本寺副正陞通政階出爲洪川縣監遷金堤郡
守丁內憂服闋除竹山礪山皆辭遞庚辰以僉樞赴
瀋陽之質館還爲潭陽府使綾城沒乙酉喪除拜水
原府使叅會盟祭例陞嘉善啓封號爲綾豐君自是
爲京畿水使全羅忠清兵使再爲京畿水使於內則

副摠管漢城府左右尹摠戎使刑工曹參判或有再入三入者丁未　特拜工曹判書公曰吾年至矣寧復有仕宦意自是引疾居閑疾病　上曰洪陽營將具鎰可給由使見其父癸丑超崇政階又　命遞鎰外職上來甲寅判敦寧府事乙卯　特陞秩封府院君丙辰又改鎰職專意其醫藥其四月初九日以卒聞　上驚悼遣中使監護終事　賜棺槨布粟其弔祭如儀　贈領議政六月初一日禮葬于楊州墓場里之先塋公樸素任眞絕去表襮丁丑以來憤痛在心在瀋陽足不出館門凡係彼中物一切不近於身莅官廉簡以慈惠爲要深得軍民心去後必立石頌

之居家不喜珠玩早起晏寢不廢盥櫛功臣例賜亦不屑屑爲也同氣雖賤孽愛恤無差等推之親喪恩意周洽以故平生無怨惡忌嫉者前夫人閔氏司果憲之女舉一男卽鎰也進士取武科今爲判尹襲封綾平君後夫人崔氏無育判尹娶叅判李行進女生守禎志禎尚禎志禎亦進士今爲佐郎二女適叅奉李縉長幼學李世大側出晩禎守禎生一女適士人尹景績縉長生三男二女男益弘益亮益喜女長適朴弼諧餘幼志禎生二女長適崔錫文次幼尚禎生三女皆幼世大生一男一女皆幼余於綾城有同門義公故垂枉屈今至判尹佐郎則四世事契矣今於

公墓碑之託義不可辭其氏出譜系嘗已悉於綾城
大碑故不復書銘曰
曩在昏朝倫常已斁　真人時晦公能先覩洎乎
興運際會風雲丹青帶礪父子聯勳歷試中外克慎
而勤周流機務練徃兵屯爵位既登年齡亦高逮今
上時愈加愍勞躋之上秩並休朝請　恩莫與隆尊
莫與競無咎無譽始善終令人生七十猶謂之稀加
之十年日昃之離有子有孫前紳後纓福祿之全人
誰敢並休休之德蓋自綾城公實繩之神易不聽有
欲知公試考斯銘

豐安君趙公神道碑

國朝趙氏出豐壤者爲勝譜其葬在楊州廣巖里者爲尤勝有吏曹參判益貞進士彭弘文館典翰宗敬議政府舍人廷機弘文館校理守翼皆以族而位崇禎辛丑正月朔朝豐安君諱瀛字翕如卒其三月十七日祔葬焉公忠慤深厚容貌和粹常以謙退自牧人以爲德人長者少時申文貞公欽見之曰凝重而有精神非小器也校理公有賢大夫模範其伯兄風玉公守倫遊牛溪成先生門下至性篤行大爲士友所推公少孤鞠養于風玉庭撝染矯揉大異衆人萬曆壬子風玉公罹禍沒公旣慟傷之時光海君政亂彝倫斁塞　宗國朝夕顚覆公知金昇平李延平

諸公有靖亂志遂與風玉公之胤涑金公元亮李公厚源協同從之公密往伊川約防禦使李重老使以兵會癸亥三月　仁祖大王即位公以諸生試登極慶科中司馬兩試未幾罷其科不用録勳　賜奮忠贊謨靖　社之號超授六品官自宗簿主簿移掌隷院司評除楊口縣監李适叛　上去邠泊駕公奔問闕下仍上疏言事乙丑叅會盟宴翌年解官歸丁卯有虜警扈　駕江都由刑曹佐郎爲清安縣監未三年罷歸邑人立石頌德除義禁府經歷不仕又爲昌平縣令秩滿入爲典籤旋拜富平都護府使未幾遞入陞尚衣院正甲申五月以特　旨擢授工曹叅議

出爲驪州牧使以病解歸丙戌又叅勳盟陞嘉善封豐安君自是出入爲廣州府尹光州牧使杆城郡守都摠府副摠管漢城府左右尹自甲午以後凡七年不離漢城都摠二府以卒　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贊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遣官致祭其喪物官給之遺命葬不用石灰公校理公之子舍人公之孫典翰公之曾孫其始祖孟官至侍中校理公配曰邊氏夫人清海李氏　贈左承旨明老女男伯耘都事仲耘佐郎女適叅奉李文行都事生聖輔文科持平公輔光輔業儒女婿正字安後泰次李相休佐郎生道輔弘輔女壻李萬益內外孫曾摠二十

三人公以名家子功在　社稷又與官者事隨有聲績其於宦成名立宜如順風而呼而　清朝三十年顧常低徊下僚　聖考以後秩位稍陞而亦冗不見治蓋公自在昏朝杜門自守及啓勳封處之若驚恩賜臧獲置之不問寒儉淡素幾於秀才之呼至其周卹貧孤則一毫不爲後日留也聞夫人妹新嫁無侍婢即呼眼前使喚者曰汝往謹事之嘗扁其堂曰正坐齋曰容膝每雞鳴而起爭掃清坐左右圖書或佔畢或書字未嘗懈也晚年時事大謬則託於沉冥或連日酩酊有時慨念國耻嘆吒流涕常以祿不逮養爲恨或値歌舞樂事而忽然興懷則輒噓欷釀淚

而罷傍人莫知其意也公善楷行手寫古今人物事實編爲一帙以便考覽以至官職貢賦姓氏都邑年代無不纂集有問者應之如響每讀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處未嘗不流涕也郭有道行宿逆旅躬輒灑掃人必知其昨宿也陳仲舉閑處一室庭草蕪穢曰安事一室公嘗曰兩人氣象何如是不同也然所尚則有道也其尚友之微意亦可知也公不喜交游故知者絶少惟鄭畸翁弘溟亟稱爲仁厚長者論者以爲知言云銘曰

趙於麗初與國借始厥緒遙遙入我尤丕漢平遭逢榮有爵謚典翰舍人以及校理是謂峻望人莫與比

公乃稱家天賦卓異方當壯歲遵養時晦及贊弘運辭尊取卑謙謙自持暗馬臨池蓋曰初心只正倫彝惟貴與富匪我之思名在麒麟身如布韋功名之會人鮮克終豈弟神勞福祿來從蘭玉盈庭前後紳纓七十稀年神氣精明悠然乘化終保令名我想其人自有典刑其外粥粥內實亭亭儒夫於利於義建諟雖不公卿克和且平我撮其槩以爲公銘